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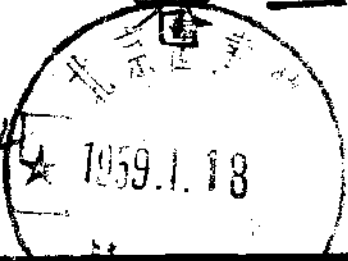
純文藝月刊

南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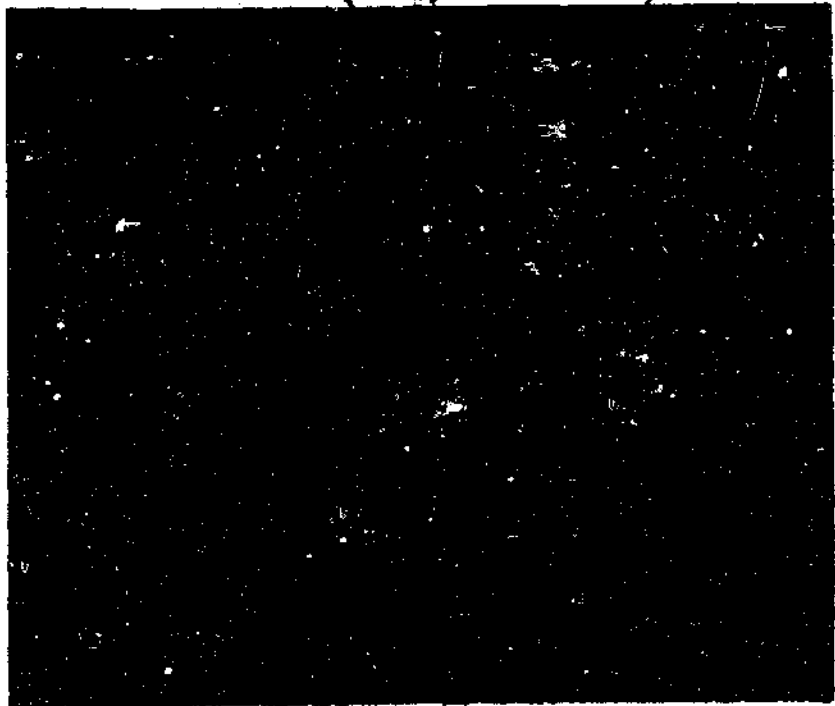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一期

1939.1.1-6

1939-40.2.1-4



1939.1.18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中華書局

新書

發售特價者
至六月底止

明清十大家尺牘 董裝四册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二角五分

兒童傳染病 余之奇編 定價四角 特價三角八分

簡明口腔外科學 三條慎著 實售五角

石頭拳術秘訣 郭粹亞編 實售二角五分

敘述文範(國文入) 譚正璧編 實售五角五分

教育學小詞典 莊澤宣編 實售四角

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 莊澤宣著 定價五角五分 特價三角五分

鄉村與鄉村教育 莊澤宣著 定價三角五分 特價二角五分

中等教育(大學) 張文昌著 定價二元一角 特價一元九角

短期各科教材及教法 沈文惠編 定價二角五分 特價二角

義務教育 二部制概要 張漢英編 定價二角五分 特價二角

叢書 改良私塾 吳寄萍編 定價三角二分 特價二角五分

公共衛生常識 蔡培慶編 定價二角五分 特價二角

河海峴峴錄 裴景福著 二册 定價九角 特價六角三分

小學新製中國地圖(彩色) 葛綏成編 實售六角

統計學(大學用書) 陳善林著 特價四元二角

經驗之談 W. S. Taylor 著 特價七角

美國著名播音家泰洛，用無線電廣播他的「經驗之談」的七年間，收到聽眾來信三百萬封。他根據現代心理學的知識，解答人類行為各方面的問題：談生活方法，談世故人情，談人際的美醜，談男女關係，談擇夫法，談擇妻法，談精神的虐待，談三角戀愛，是一本值得一讀的修養書。

經濟思想史 小林丑三郎著 譯者：柯瀾 特價八角四分

民衆學校教材及教學法 邱治新編 特價四角二分

西洋近世哲學史 霍律丁著 譯者：彭建華 特價五角六分

西洋教育史的演進及其背景 莊澤宣著 特價四角九分

左列二種 特價期六月十五日止

刑事訴訟法通論 郁懿新編 特價六角三分

壯陶閣書畫錄 一名龍 裴景福編著 定價二元二角 特價一元七角

梁啟超先生，為清中興後江南循吏裴浩老之畫，兩世領江蘇，廣東大邑三十年，博古今書畫，海內賞鑒家推為第一。本書二十二卷，凡自始自終與他人所有畫精品之題詞，盡行搜錄，年之古物，雖不論列，為書畫家所應備。

由國語到國文 譚正璧編 實售一元二角

文言尺牘入門 譚正璧編 實售四角五分

國語文法與國文文法 譚正璧編 實售四角五分

詩詞入門 譚正璧編 實售三角

虛字使用法 宋文翰編 實售二角

學生作文指導 俞樾斗編 實售二角五分

學生英語會話課本 M. I. Huskins 編 第一册 實售二角 第三册 實售三角五分

平面三角法問題解 王德明編 實售七角

初學英語文法 陸貞明編 實售三角

國防常識 吳光傑著 實售六角

防空要領 王光祈譯 實售三角五分

初級童子軍袖珍讀本 胡立人編 實售二角

捷克民族復興與體育訓練 徐錫齡編 實售一角五分

製皂工業 朱積煊著 實售一角八分

製紙工業 朱積煊著 實售二角

中國形象地圖(彩色) 陳錫編 實售一元

實售三角

實售二角

實售一角

實售五分

實售三分

實售二分

實售一分

實售五分

實售三分

實售二分

實售一分

實售五分

實售三分

實售二分

實售一分

實售五分

實售三分

實售二分

實售一分

實售五分

實售三分

南風

純文菝月刊

二十八年
五月

第一卷 第一期

目次

黑紅的水風茶

傅彥長 三

蛇 (美利堅 薩洛揚)

路龍環 四一

成熟的幼稚病

林微音 六七

詩三章

趙景深 一二

重歸

朱維基 一九

(續見後頁)

編輯人

林

發行人

周

出版者

商務出版社

上海漢口路
協興大樓一一七號

總經理

中國圖書公司

962891

道歉

夜

期望

雨夜

墓記

契珂夫的情書

利害

偉大的作品

親愛的死者 (英國 斯坦勒·霍登)

(續自前頁)

陳歌辛 三一

沙 蕾 四七

千 夢 五〇

郭尼迪 六六

周樂山 一五

吳 瑛 二一

沙 茜 濛 三四

邵 洵 美 四八

芳 信 五二

南 風 第一卷 第一期

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定 價

每期(八十頁) 二 角

每卷(六 期) 一 元 一 角

每年(二 卷) 二 元

公共租界登記證C四九六號
法租界登記證在呈請中

本刊歡迎文藝各方面之創作與翻譯。稿件一經採用，薄酬當即奉上；不用稿，在半個月內寄還。並歡迎直接定閱。稿件或定單請寄上海漢口路協興大樓一一七號商務出版社。

黑紅的水風茶

傅彥長

一 開頭話

對於天氣一個個人的說法是不同的。總而言之，這一天晚上，有一個男子正從暴風與大雨水之中走向一個門口就是了。他的一頂黑布傘，已經吹斷了骨子，這對於他自然引起了一個反感。爲了這一個原因，他是空着兩手，好像很有些輕快的樣子。以後，他用一隻鑰匙把門弄開了。

灶間裏房東奶奶還沒有上樓。她對於他的這一頂黑布

傘一向沒有好感。

「卜先生，你沒有把你的萬民傘帶出去嗎？」她對於他的善忘脾氣更加沒有好感。

「吹斷了骨子，已經遺棄在街上了。」這二句話却引出了關於人類的教訓談了。

「你們男人家總是不愛惜自己的東西。這頂破布傘，只須費幾分錢修一修，就可以再用的。」房東奶奶發表她的生活批評的時候，並沒有看着卜先生。她想不到，他這時候

肚裏正裝滿了大量的反感，因為他有一樣比黑布傘還見得重要一些的東西，也沒有帶進門來。就是他的一副眼鏡，也已經在暴風與大雨水之中一不小心跌落街上不見了。這一樣東西，房東奶奶並未加以注意。其實，事情的次序是如此的：大風吹斷了他的黑布傘的骨子的時候，他還是一個樂觀的想做人家的人。他對於生活批評的話，並不見得會比房東奶奶的不高明。不過等到一不小心，把這一副眼鏡跌落在街上，黑布傘又遮不住他的頭，使他無從多費時間去尋找的時候，他纔有不常有的反感，便把這一頂黑布傘索性遺棄了。這時候，他並不再管灶間裏的房東奶奶了。

灶間的南面，就是他自己一個人所獨自佔用，攤得不像樣子的臥室。

二 水

他是一個歡喜用水的男子。許多女人看見他一次又一次，從他自己的臥室，奔到後面灶間裏水龍頭上用水的時候，無不驚奇。他自己也頗想克制一番，但是重複的感覺，正是快樂。這天晚上，他又來這一套了。當他走進灶間裏的時候，房東奶奶已經上了樓。房東家的一個娘姨，想下樓收拾些什麼，忽然大笑起來了。是的，卜先生又來用水了。這一次，她實在又忍不住要大笑了。

「翠雲，」這是娘姨的名字，「你在發痴嗎？」房東奶奶又在發表她對於生活批評的高明的話了。

三 水的感情

感情用於人事的時候就是水。感情可以流到過去，可以流到將來。只就現在說，任何人事只要有一個辦法的話，豈不是也是感情的聯絡嗎？

卜先生歡喜用水，其實也只是個感情上的紀念品而已。有一次，他同房東隨便談天的時候，房東忽然大發議論：

「不論男女，年輕一些的人可以不算在內，每一個人自己肉身所受到影響中最重大的條件，還是他或她從小所生長着的土地與他的母親。卜先生，你的老太太，大約也是一位從小到老大，歡喜多用一些水的女子吧。」

「家母嗎？她從前用一些水的時候，在感覺上是很辛苦的。不過在起先，我也沒有感到這一層，直等到在某一次大變動的時候，我不得不暫時住在一個要走七重樓梯的高樓上，纔又紀念着母親用水時候的辛苦了。我那時，每夜臨睡之前，爲求重複的感覺起見，必定不怕麻煩的，從黑暗中要走下那並不好走的，有許多級數的樓梯，到灶間後面一個水龍頭上去用大量的清水。當我每次如此走下樓梯去的時候，必定使我接連着回憶到家母用水時候的辛苦情形。她行動遲緩，但

但在每夜臨睡之前，不用一些水是不可以的。她從未放鬆一次，從黑暗中摸索着要走下一座有許多級數的樓梯，到灶間裏去把最後的一小桶熱水提了上來。」

四 風

第二天早上，大雨不下不必說，連小雨也沒有了。風是很大的，街上的大水還沒有退去。小房東與他的同伴們都脫去了襪子，在大水上走來走去捉野貓，大家玩得很高興。卜先生天亮起來第一件想做的大事，還是想去尋找這對於他是第二生命的一副眼鏡。他也走到了街上，想尋找一下自己所不想遺棄的東西。但近視眼的若干努力是沒有用處的，他想想還是回到自己的臥室去吧。他看見幾個小孩子已經不再捉什麼野貓，而正在學着大人們的風雅態度，改爲漁人的遊戲了，小房東也在裏面。

「我釣到一副眼鏡。」小房東奔進來對着房東奶奶說。
「卜先生，你來看看這一副眼鏡是不是你的？」房東奶奶的想頭來得極快，馬上在灶間裏大聲的喊。

「正是我的。」

當房東奶奶把這副眼鏡還給他的時候，他對着她說：

「謝謝小弟弟。」

「不的，倒是你的那頂破布傘，真有些可惜。」

不過，他有了這一副眼鏡之後，很有一些心滿意足的樣子。

他又走出了自己的臥室。

他開始感覺到街上的大風，也是使人舒服的東西。大水退去了一部分，人行道上已經可以走走了。

五 風頭

多吹了風之後，即使避入一間不像樣子的屋子裏去也是舒服的。卜先生現在也需要這一種舒服了。他在一家百貨商店裏，似乎很有許多男女正同他一樣，也在裏面避着風頭。

每天總有一二位年輕女郎在這裏選擇衣料。

卜先生想到了房東某一次曾經對他說過這樣的話：

「我歡喜聚集一二個友人去吃一些好東西。我最反對女人們只把款項用在衣服上的辦法。」

房東的說話，就他的立場來說，當然是不錯的。房東的一日三餐，大多數是他自己一個人在外面自行料理的。他從來沒有稱讚過房東奶奶所燒的菜。

房東所發表的高見，房東奶奶總是反對的，她常常對房東說：

「在家裏一日三餐，又衛生，又實惠，豈不是最好的辦法

嗎？」

據說，房東現在每月的收入很是可觀，可是在衣著上說，他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房東奶奶對於衣服是如何穿著，在心境上還是一個少奶奶式的女子，她的論斷永遠是如此的悲觀。爲了缺少某一種衣服，她寧可不到一個她所很想一去的地方。她做了許多衣服之後，還是如此說：

「我沒有衣服穿！」

「爲什麼不做？」這是房東的老話。

六 傷風

十幾天之後，小房東受了風寒之後的小病，漸漸凶惡起來了。中西醫生都請了來看過，未見起色。最後還是房東奶奶決定主意，去請了一位女仙人來研究一番。女仙人說，小弟弟

那天在捉野貓的時候，魂靈還沒有回家，所以到晚上子時的當口，可以叫叫魂。

卜先生是一個不歡喜同小孩子做伴侶的人，至多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街上散散步，或者是獨自一個人到茶室中去枯坐一二時而已。不過這一次，他也動了感情，常常問起房東奶奶：

「小弟弟好了些沒有？」

自從小房東釣到了他的眼鏡之後，他對這個小孩子很有一些好感。

卜先生從外面走進了自己的臥室。這時候大約是晚上九點多鐘。

黑夜並不是第一個條件，子時左右纔是第一條件。房東夫婦正在執行着女仙人所詳細說明，可以使人與人之間有聯絡感情的暗示。

房東奶奶叫着她兒子的名字，要他的魂靈不必再在外面流連，要他快一些回家。

房東口裏應着，一面把預先數好的分頭銅幣一個個拋在盤裏。多叫不可以，少叫也不成。點交明白的一百聲都叫過了，兒子大可寶貴的魂靈想當然的總可以回家了。樓上暫時停止了任何聲響。

卜先生也很動感情的把這一百聲從頭至尾的聽進了耳朵。

七 風聞

房東奶奶似乎也有種種悶在肚裏，所謂很不如意的回憶。現在她很肯對於這一位每天必到的女仙人略施小惠。於是，這一位女仙人很奉承似的追隨了她，使她在二三天之內變成了一個多說多話的討厭傢伙。她說：

「我的娘是一個吃長素念經的老太太，不過她手頭上零用錢是沒有的。以後她那一面念經，一面吃長素的風聞，連附近的一個有錢人也知道了。有錢人使人來問她，她不會摺小腳錠，想摺錠弄幾文進賬否？她說，試試看。她的這一種工作，很使那個有錢人感覺到滿意與信任。碰巧她又是一個在手頭上很需要些零用錢的老太太，所以從此以後她很有些得意。關於她的零用錢，我也很用去了若干。」

「老太太修了一世，一定投到了一個好胎。在這一世裏，她大概變成了一位大少爺，享受着不會缺少零用錢的舒服了。」女仙人奉承了一番。

房東奶奶與女仙人談得很是投機。

房東奶奶使房東感到乏味的說話有一種對於她自己正是意料不到的快感。由於這一種快感，她可以非但不生病，而且還可以延年益壽的活下去。有錢人仗勢凌人不足為

奇的。可以使人一見稱奇不置的現象，到有錢的房東奶奶肯出了錢叫女仙人來聽她自白一切的這一件故事吧。

八 紅茶

卜先生又獨自一個人到茶室中去枯坐，飲紅茶去了。

黃昏時候，他覺得只有自己一個人枯坐在自己的臥室裏是很有一些滑稽的。擁擠在一處的地方，尤其聚集在灶間裏的娘姨們，當黃昏時候，無不儘其可能的本領，大大發揮關於口舌上的快感。

每一個娘姨的手臂上，都抱着一個很小的小孩子。尤其是房東家的那個翠雲，時時大笑不已，高興得很。

這一切出於直感的畫面，如果是靜態的，那就好極了。可是這在時間中暫時連續着的東西對於卜先生的確是感覺上的一種酷刑。起先他頗想訓練自己，使自己也成爲這畫面

上的一個人。後來，他的體力漸歸不支，只得把這大志取消了。她們教訓小孩子的話是說不完的，而且說話的聲音又是如此之高。不過關於一切口耳相傳的知識與快感，豈不是真應該由此場面，成爲一張張名家的習作，而很活動的使之表現在這個世界上的麼？

每一個正在開始走路的小孩子，當然都被她們目爲聾子。她們都大聲的叫喊，要這下一代的小孩子們完全接受着她們所說的，與習慣一致的教訓。在靜態中的畫面，可以見得很是美麗的黃昏，一天天就如此大吵大鬧的過去了。

在這畫面上，如果忽然有一個人感覺到人聲的煩雜，那是他自己一個人的不好。誰叫他不感情用事呢？誰叫他也不混在畫面上去多用一些口舌方面的活動呢！

卜先生只想自己一個人靜坐默想一番，於是放棄了關於一切口耳相傳的知識與快感，他的確是很有一些滑稽的。

一個個小孩子都無從與別的小孩子隨便遊玩。他們的大哭聲在灶間裏都成爲不甚重要的現象了。若干娘姨一到黃昏時候聚集在灶間裏所發出來的聲音，大得有時實在比雷震之響聲還要凶得多！

卜先生飲紅茶的來歷，差不多只有七八年的歷史。以前，他吃過白開水，綠茶，咖啡之類。等到咖啡的嗜好過去了之後，他又再吃綠茶。就現在說，他是很固執的非飲紅茶不可了。

房東並無飲紅茶的嗜好，但是對於卜先生必在黃昏時候走出去的作風很有好感。而房東奶奶有一天對他說：

「卜先生，吃茶呆坐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每一個男子總有一些過失的。」

他想不出什麼話，只好如此的說了一句。

九 流了一行血

又到了春天，大家都過得非常如意。卜先生有的時候還是獨自一個人到茶室中去枯坐，飲紅茶。有的時候，還很恭敬的聽着房東奶奶使別人感到乏味的說話。

房東奶奶當買了一件新衣料，或者一件新大衣的時候，一定要他發表恭維她一番的意見。

她還是這一句老話：

「我沒有衣服穿！」

又是一個晚上，什麼人都很好。

獨有卜先生的運氣不大好。無意之間，他在電車上，一上去就與一個冒失鬼對撞了一下，竟又把他的這一副眼鏡跌落在地上。他檢了起來的時候，眼圈邊已經弄斷了，一看之下，左邊圈裏的一片玻璃已經不在內。那個冒失鬼却已經找到了那一片玻璃，很高興的叫着，把它繳給了卜先生。

坐下來的時候，卜先生覺得自己的左邊面孔上有一行

水流了下來。順手去一按，纔知道已經流了一行血了。

十 結尾語

卜先生用一隻鑰匙把門弄開了。

灶間裏什麼人都沒有。

他這時候肚裏正裝滿了大量的反感。

一聲不響的，他走進了自己的臥室。

這一次他又不得不大量的用着水，有了血的面孔上，豈

不是應該把它弄得乾乾淨淨的嗎？

那個房東家的娘姨翠雲，並沒有下樓來收拾些什麼。

這時候，大約有九點多鐘了。他聽見了翠雲打盥的大聲，

嘴巴裏還說出斷斷續續的一二句話。

大量的反感，使他一晚沒有入睡。另另碎碎的回憶，只使

他想起了：以前的暴風與大雨水。他失落了的一頂黑布傘，以

及不久又買了一頂作為代替物的事情。翠雲的大笑聲與房東奶奶對於生活批評的高明的話。他想的時，前後本有次序的意象都變成了混雜的回憶。

有的時候，他也摸一下自己的面孔，流了一行血的事情已經靜止了下來。他睡在床上，靜靜的在聽着樓上的鐘聲，從十一點的一次起，他次次都聽見。他知道自己這時候的所謂生存，就是思想。有的時候，他只有回憶。

他想起了：今天晚上在電車上那個冒失鬼把一片玻璃繳給了他的場面。還想起了許許多多別的事情。他以為今天的出門是不利的。早知如此，關於今天房東奶奶所不讚成的吃茶呆坐這一件事情是可以不有的。不過，不去枯坐飲紅茶，天下真能夠從此毫無一失嗎？他的最後決心還是第二天一早的工作是什麼？這是不須多說的，自然是去配一副眼鏡架。

詩 三 章

趙景深

古瓷缸

我踏進都德在小物件裏
所佈置的夢境來了。
這僅開了兩扇的
深深閉着的白板門，
這文玩的匾額，
冷落，寂寞和悽清，

似暗影罩住了濟慈的古瓷缸，
樓上清晰的踏下來的履聲，
年老而又龍鍾的母親，
蘇小妹一般的天才的姑娘，
一切的字，畫，鼎，彝，都在訴說
牠們快要搬家了！

五月十五日

但丁

Imitation of Love

當年詩人但丁

且在這園裏漫步，

遇見年輕美麗的比特麗絲，

假裝着你是我的愛侶。

向他微微的一笑——

緩緩的踏着細沙，

他寫下了不朽的神曲。

絮絮的說着碎語。

他從地獄裏升到天堂，

熱的陽光照着校園，

比特麗絲是璀璨莊嚴的聖女像。

且揀那蔭翳處躲避。

她那悲憫的眼望着

說着別人的薔薇之夢，

世間的一切苦難。

就算是說的我們自己。

但丁震驚於她的偉大，

我怕你會拒絕我，

眼前感到一陣眩暈……

不敢將愛字向你提起，

且讓我多欺騙自己一會吧，
別讓這一點幼苗枯萎。

蹲在花壇前，你立得瘦了，

越發像是一個小小的孩兒，
你仰望着高樹，要採那櫻桃，
且當我武士，勇敢的攀緣上去！

墓記

周樂山

我痛悼我底小旅伴，爲了旅途的淒涼！

最近亡故的長男斯道，誕生于十五年前，那時我正由故鄉逃亡到上海，度着流浪的工讀生活，把妻丟在老家，那時的環境，母，妻和我各不能相顧，不意在一個大年夜溜回家去幾天，竟種下了今日的苦果！

在這十五年中，這孩子是始終陪伴着我度着各樣的酸苦生涯的，他和我一樣，沒有享受着一天幸福的童年的。父親去世得早，我被拋在大家庭的角落裏，陽光永遠不照着我，成

年而後，爲生活而苦鬥，靈魂是遍體鱗傷，在這時期，忽然接着妻的來信，報告小生命的誕生，當時我是像受重大打擊似地表示不歡迎的，妻雖瞭解我的心意，而母親對我的態度是認爲反常的。生長在舊家庭中的母親，那知道在人生旅途上廝殺得渾身血跡的兒子的苦衷呢！

等到一九二七年，我的行動可以公開，母親和妻帶着這孩子到了武漢，我一見着就吃了一驚，那樣清秀而富於憂鬱感的臉，就斷定這孩子一生沒有好的命運的了。現在生存的

幾個孩子，都是天掉下來也不管似地終日跳跟着，不像他那樣深於憂鬱感的。

我自N城出獄而後，來上海度着寫作生活，那時剛卸下斜皮帶而坐下來埋頭寫作的狂熱，回憶起來，固然着實有趣；然而生活的苦，也是不忍回想的！爲了避免法網的羅織，一家八口蟄伏在開北虬江路的一個貧民窟裏，每日替一家野鷄書店寫那四毛錢一千字的稿子，排天的產量須八千到一萬字，纔能維持一家的生存，工作的時間，就非上午八時至深夜十一時而後停筆不可，這孩子始終是伏在書案邊數着原稿紙的頁數的，無論如何的叱罵也不走開，他是如何關心着我底生活呀！那時他還不到十歲。

漸漸的有大書店來約寫稿了，稿費也增加到每千字三元至五元，而在一個歲暮，母親病倒了，妻又生產，娘姨因欠工資吵鬧一陣子走了，稿費既不能固定到手，而醫藥費又支出

浩繁，於是一家生活又陷於絕境，我乃不得不於晨前四時起身倒馬桶，在零度以下的寒風裏提籃上小菜場買菜，糶零米，上小菜場去的途中，這孩子每回伴着我，我倆替換着提菜籃的。到了八時，他才忍着飢上學去。我是人生旅途中的遠征客，什麼我都能忍耐，而這孩子常常含着熱淚，替我傷感，怪不了他，他究竟是個幼童；我對不住他，我把人生的苦味給他嘗得太早了。

雖然家中沒有值錢的衣物，忍不住飢餓，也祇得一件一件的送進當舖去，我每次望見這個伶仃的孩子抱着衣物替我送進小當舖去的背影，我的熱淚不禁奪眶而出；而這孩子是始終無怨言的。

翌年，戰神光臨上海，生活已陷於絕境，隔壁的那片小米店的價格，半天中，每石增價十二元！不得已，向當舖老闆再三哀懇，當去了兩條棉被，在人山人海裡，攪着了兩斗米，米店老

司務連送都不肯送，於是和這孩子拖拉着回家，一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做這種工作，我實在太殘忍了！

戰事過去了，賣文市場忽然活躍了一些時，這時的生活還過得去，他同時學着寫稿，投稿於幾個大報的兒童週刊，常常被錄登，我這怪僻的脾氣是不願意孩子和我一樣走上這寫稿爲生的路的，我不知罵了他多少次，他的個性很強，不理會我，仍然是寫。

三年來，我放下我底文藝筆，幹點切實的事，東奔西跑，整天的忙，沒有注意到家裏的一班孩子，那知他就在這時期中患了不治之症！

病初起時是很輕微，左腿部微覺酸痛，經醫生診治，說是受了風寒，大家也就不注意他。誰知道他已染着肺病，因運動的輕傷而釀成「骨癆」了！「骨癆」症，在現代醫藥中尙無特效治療劑。在起初短時期中尙未惡化，過了一些時日，腿部

腫了起來，全家着慌了，把他送進牛醫生主持之中山醫院，診斷的結果，說是除了將腿部敷石膏以外無別法，我當時是懷疑這種方法的，他的病，是關連於內科的，果然，三個月，五個月過去了，人是一天天的消瘦下去，食量減少得驚人，而腿部的病，一無進步，在這束手無策的期間，戰事又發生了！那時市民朝不保夕，百業陷於停頓，而我個人又忙於各種事務，他的病又拖延了三個月，迫戰事西移，各醫院開始的收容普通病人，他的腿部已經腫脹得很大，各大醫院都拒絕收容了！

如同死刑的宣告，一家人如聞青天霹靂！不得已改請中醫診治，那已是「聽天由命」，無可如何！由醫師一天天的去堵塞敷衍，請了無數趨的醫生，吃了無數帖的藥，終於在今年十月十九夜，突然變症，便鮮血不止，翌晨送進一家友人辦的醫院去，讓他好避免家庭的哭鬧，安靜的死去，卒於廿一日午後三時與世長辭！我就這樣在人生的旅途上失去了一個最

親密的小伙伴！

本來在這種年頭，死一個人是極尋常的事，他的死，在我的靈魂上深深的留下了一個不可治療的傷痕，我今後更覺踽涼了！

當我送他的遺體上殯儀館去的途中，好像我已死去，正在送我的殯似的，這種幻想的由來，大概是這反常的悲劇的反映。

我提起我的顫抖的筆，爲他題墓記曰：

『亡長男周斯道，得年十五歲，髫齡力學，志切衛國，不幸身染絕症，醫誤而亡，國喪英才，予失旅伴，嗚呼痛哉！』

『父周樂山記。』

我願這塊墓記，與我國家同樣的長春！

廿八年四月改作。

重 歸

朱維基

一

有風從南方看不見地吹來的一天，

我懷着歡喜和恐懼重又回到了

我將我的生命中四年的一段時間

在那裏度過的家室，我又預備在那裏

等待我等待慣了的黃昏的走近；

我記得我似乎在一個人農人的家屋裏，

並且在一個寂寞的山谷裏，——

雖然這裏沒有山中慣有的烟霧，

但是有着從近代機器裏吐出來的烟霧，

牠同樣地使我生出變化無端的幻想，

同樣地使我做出美麗的夢，

並且同樣地使我有生了翅膀飛上天去的慾望。

二

哦，我記得在黃昏過後我曾在這裏度過

多少個悠長的黑夜！曾有多少個黑夜

我望着月亮西沉而再不能得到睡眠，

同時也有過多少個黑夜我睡了

那麼多的時辰以致我有多少個昏沉的白晝！

唉，在晚上，這裏是這樣地冷靜，

是這樣地沒有人可以向他傾訴我的憂鬱，

以致我是逼得不能愛在他處

是可愛的夜，——哦！無限地可愛的夜呀！

不是我以前疏忽你，我是無法侍候你；

不能愛你，我是愛上了黎明，

你的媚麗的妹妹，我想你不會嫉妒她。

哦黎明，你一夜來恐懼的鬼魅的驅散者！

哦你光明的女神！你會使我恢復了

我的多少失去了的精力，並且使我生出了

多少的偉大的希望和計劃！你怎樣地

使我更愛這個終究是可愛的人生，

我的和他人的生命與有意義的事蹟！

我記得在你來到之前我慣於從床上跳起，

把窗幔拉開，先讓東方的藍色流進，

然後我打開了窗戶急不及待地投入

你的寬暢的懷抱裏，同時我也張開了

我的廣闊的胸膛吸進你的陰涼的氣息，

直到你的靈魂，太陽，挾着一片鳥聲上昇！

契珂夫的情書

吳瑛

前記

這裏譯出來的二十二封信，是契珂夫寫給他的愛人奧里加·庫妮帕爾的。時期是從一九〇〇年的八月，到一九〇一年的一月間。那時契珂夫因為療養他的宿疾肺病，移居到南俄克里米亞的亞爾達，而庫妮帕爾則爲了職務的關係，（她是『莫斯科藝術劇場』的女伶）遠在莫斯科。

他們倆人的結識，開始於一八九八年，排演契珂夫的劇本

『海鷗』的時候。以後過了兩年，待到一九〇〇年的夏天，庫妮帕爾再度到契珂夫的家中去作客時，他們便相互愛戀了，終於在第二年的五月中結了婚。寫這些信的時候，正是在成爲戀人之後，而尙未舉行婚式之前，這是在他們互戀以後的第一次的別離。

婚後的契珂夫，仍爲宿疾所苦，不得不時常轉地療養，而庫妮帕爾又不能放棄她在莫斯科的舞台生活，所以一年之中，他們共同相處的時間，祇有夏天或者冬天的極少的幾個月的功

夫；對於愛戀着的他們，這是一多痛苦的。從下面譯出來的信裏面，我們可以看出契珂夫對於他們在戀愛期間的第一次的分離，是多麼難堪了。

結婚後不過三年，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七日的深夜，在德國的一個療養地的旅館中，契珂夫停止了他的最後的呼吸。那時他纔不過四十四歲，在他身旁送終的，祇有他的心愛的庫妮帕爾一個人。

在作品中顯示出來的契珂夫，是嚴峻的，冷酷的，辛辣的；他無情地剝露了一切小市民的弱點和醜惡，他鞭打着他們的靈魂。然而，他也有他的熱烈奔放的一面。看他對於高爾基的親切的愛護，以及在下面的情書中所流露的無比的熱情，我們就可以知道了。愛與恨，原是一事的兩面。沒有對於醜惡的澈底的憎恨，也決不能有對於『真美善』的最高的熱愛。帶着『含淚的微笑』，契珂夫忍受着病苦，忍受着生命所賜給他的幸福的暫吝，他不斷地產生了那些輝煌的名著，正是因為他有了對於人生，對於愛情，和對於事業的嚴正不苟的熱愛的緣故。作為作家

研究的資料，譯出這些信來，該不是全無意義的吧。

八月九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我的可愛的奧里亞，我喜歡的人兒，日安！今天我收到了你走後的第一封信。我讀了一遍，又再讀一遍，然後立刻就寫信給你。我的女伶！我送你走後，就到基司特的旅館去，住在那裏。第二天，因為悶極，什麼事都做不了，便到巴拉克拉瓦去。在那裏，我躲避着那些一知道是我便要歡叫起來的貴婦人們，始終都在偷偷地走着。住過那晚，第二天早晨就坐小汽船出發到耶爾達去。船搖得很利害。我現在耶爾達，坐着發悶，煩燥而且苦惱。昨天，阿歷賽夫（註一）來了。我們談到了那齣戲。（註二）已同他約定，在九月以前把那作品寫完。你看，我夠多麼伶俐啊。

我不斷地覺得，好像你現在就會推開門走進來似的。但是你並沒有進來。你現在正在排演嗎？還是正在梅滋列珂夫斯基小路（註三）上呢？離着耶爾達，離着我，真遠呵。再見，上天的力量保佑着你。天使是你的保護者。再見了，我的好姑娘。

你的安東

（註一）即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有名的「莫斯科藝術劇場」的創立者，世界有名的舞台監督。

（註二）指契珂夫自己的劇本「三姊妹」。

（註三）庫妮帕爾的住處。

二

八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我的親愛的，可愛的，美麗的女伶！我很健康，想念着你，因

你不在而非常悶。昨天和前天到沽爾滋夫去了，現在又是在耶爾達，坐在自己的牢獄裏。風很猛烈；船隻不通了。浪也很兇，會有溺死的人吧。沒有雨，一點都沒有。一切都乾了，一切都凋萎了。一句話：從你走後，這裏變成完全不能忍受了。如果沒有了你，我真會上吊的吧。

祝你康健幸福，我的好德國女人。不要憂愁，再多多地寫信來。

緊緊地，緊緊地，吻你四百次。

你的安東

三

八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我的可愛的女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夠到莫斯科去，（註一）——說是不知，你自己也可以想像得出來，是

因為目前我正在寫着戲劇（註二）的緣故。我正在寫着的，簡直不能算是戲劇；這是一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有許多人，雖然也有計劃，也許我不寫下去了。

你問的那雙黃色長靴，自從那天送你走後，我就沒有擦過它。連一個照料我的人都沒有。走出來，渾身都粘滿了灰塵，絨毛和羽毛。（註三）

蘇尼亞和瓦洛加（註四）還在家裏。天氣不好，乾燥的風並沒有停止。我毫不起勁，因為悶的緣故。

祝你好，可愛的德國女人。不要和我生氣。不要丟棄我。緊緊地吻你。

你的安東

（註一）唐妮帕爾在八月七日和十日寫給契珂夫的兩封信裏，都提到『藝術劇場』的人們問他什麼時候到莫斯科去，他自己也非常熱切地想要知道。

（註二）指『三姊妹』。

（註三）唐妮帕爾在八月十日的信內這樣寫着：『……每天是怎样打發過去的？有許多人來，使你厭煩了嗎？……你的書齋怎樣了？灰塵拂拭掉了嗎？……鶴還健在嗎？問了這許多，你會回答我嗎？』

（註四）契珂夫的哥哥伊凡的妻和子。

四

八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日安！我的可愛的美麗的女伶。想寫戲劇，但是客人們打攪得很。昨天從早上九點直到晚上，今天是從午飯起，客人就來進攻了。一切都在腦子裏亂糟糟的，心情偏狹，而且煩燥。於是每天又得再從頭開始過。

方纔，女學校的女校長來了。還帶着兩位小姐，是她的親

戚，在書齋坐了一會，現在喝茶去了。

愛加娣利娜·尼珂拉埃孛娜註（一）是住在俄羅斯，（註二）等着丹欽珂。颶風海裏有浪。我從書齋搬到自己的臥室去，在那裏的窗旁寫作。如果沒有客人來攪亂了我的心緒，而我也發脾氣。九月一日至五日之間，那篇戲劇該可以完成了。即寫一遍，再磨好。然後，大概要到莫斯科去。

你一直連一行信都沒有寫來。這是不好的，可愛的人。祝你康健，不要憂愁。

你的東

（註一）與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同為「莫斯科藝術劇場」的創立者丹欽珂的夫人。

（註二）俄羅斯是耶爾達的一家頭等旅館的名字。

五

八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我的可愛的女人，讓我回答那些從你的信裏跳出來的問題（註一）吧。我並不在沽爾滋夫，而是在耶爾達工作着。被攪擾得很。討厭而且煩噪地被攪擾着。戲劇坐在腦子裏面，已經快要流出來，要求着安排和紙張了。可是，我好不容易纔對着稿紙，門就推開了，又有誰把頭臉伸了進來。會成爲什麼樣子，是不知道的；但是覺得開頭的一部份，還進行得相當順利。你問能夠相會嗎？是的，能夠相會的。什麼時候？大概在九月一日。我悶得發慌。錢用得可怕。我也許會破產，跳到烟肉裏面去。今天狂風暴烈，樹木全乾了。

鶴，飛走了一匹。

是的，我的可愛的女伶，我現在是如何抱着純粹的小牛犢的歡喜，環繞着原野，樹林的傍邊，小河的傍邊，獸羣的傍邊跑呵。（註二）我已經兩年沒有看見過草原了，說出來不是

都很可笑嗎？我的可愛的人，唉，悶呀！

瑪霞（註三）明天出發。

祝你好。亞歷賽夫家裏的人，還沒有和丹欽珂的夫人會面。

你的安東

維修涅夫斯基（註四）沒有給我來信。一定是在生氣了吧。那麼，就寫一個壞角色去給他演吧。

（註一）庫勃帕爾在八月十四日的信裏寫道：「……你現一

定正在工作吧？是在法爾滋夫嗎？不是，戲劇進行得如何了？

……請告訴我。……不要發脾氣，不要發悶。一見面就都會忘了。——但是什麼時候纔能够相會呢？」

（註二）同信內：「安東，我的親人。今年夏天到哪裏去？不就在

這個村子裏過嗎？不喜歡我整天在想着，你是如何驚嘆地接觸這個純粹俄羅斯的自然，這廣闊，這原野，牧場，土撥鼠，

心地舒暢而多蔭的小川等呀。」

（註三）契珂夫的妹妹。

（註四）『莫斯科藝術劇場』的演員，是契珂夫的同鄉，而且是中學時代的同學。

六

八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可愛的，是怎麼一回事呀？你說直到現在為止，祇收到過我一封信！但是每一天，或者差不多每一天都寫信給你的。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的信，以前一次也沒有遺失過的。

昨天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剛走出院子，沒想到——唉呀，

真受不了——那穿灰衣服的貴婦人 N·N 走到我的身傍來了。她對我說了許多廢話，結果却還特意告訴我：祇限於在一點到二點這個時間內，纔能會見她。祇限於在那個時間以

內分了手不久，又走過來，說，祇限於在一點到三點的時間內可以會見她。可憐的女人，在就心着不使我被她討厭哪。

戲劇開始得似乎很好。但是我對於最初這一部份已經冷淡了。因為，它已完全變得呆板了。——因此我不知怎樣纔好。戲劇是不應在半途停止，而要中斷地寫下去的。不過，祇有今天早晨，纔是我獨自一個人，沒有被誰攪擾的第一個早晨。總之，要怎樣都行。

沙夏叔必須討個老婆了。（註）

到了那邊，還去拉滋烏莫夫斯克埃嗎？要去，那可得去一整天，天氣要非常好，像秋天似的，你不許發歇斯特里，而且也不許每一分鐘都在反覆着說你要去排演的話。

據愛卡帖立娜秘密地告訴我，她的丈夫，即丹欽珂，兩星期內，有事要到這裏來，月底，爲了不被打攪，我要躲到沽爾滋夫去。

耶爾達已經是秋天了。我的可愛的女人，請好好保重，並且給我來信，給我來信，我永不會厭足的。再會，小媽媽，我的天使，美麗的德國女人。你不在，我悶得像在地獄裏一樣。

（註）庫妮帕爾在八月十六日的信上告訴契珂夫，沙夏叔如何到那裏去訴苦，並懺悔過去的荒唐生活，使得她非常難過。

七

八月廿三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我的愛人，日安！你在信上說我祇是偶爾地給你寫信，便生氣了哪。可是，不管怎樣，我不是時常都在給你寫着信嗎？

昨天，亞歷賽夫到我這裏來了，一直坐到晚上九點鐘。然後我們（說得更確切點，是我帶着他）到女學校的女校長那裏去。在女學校裏，有一個說着很滑稽的俄國話的美麗的

西班牙女子彈琴。引得我們都發笑了。我們一直坐到十二點鐘。

今天有事到街上去，迎面碰見維洛契卡，便拖她回來吃午飯。這位維洛契卡是從哈里珂夫來的，是有錢人家的新娘子。你看，我是怎樣的一個唐璜呀！

我在寫戲劇。不過怕會成爲很沉悶的東西。總之，我還是寫。如果不合意，我就拖延下去，藏到明年，或者到再想寫的時候。祇一季沒有我的戲劇——這也並不是什麼不幸的事情。總之，這件事等我到莫斯科再說吧。

兩依然一點也沒有下。家裏在地下建造着堆房。鶴不很適意。我愛你。

你說到車站來接我？可是我住在什麼地方呢？還是住旅館，住一家方便點，離你那裏近一點，而又不太貴的旅館吧。你先考慮考慮，再給我來信。我的可愛的人兒呀！

家裏清靜而且和平。同母親過得很好。沒有吵嘴。

你同維修涅夫斯基去看歌劇嗎？

更多地來信，不要吝嗇，我將以褒美來酬報你。我要像亞拉伯人一樣猛烈地愛你。再會，奧利亞，祝你康健，活潑。不要忘記我，給我來信，更加時常地想着你的人。

安東

八

八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我的可愛的奧利亞，我活着而且健康，希望你，女伶，也如此。最近沒有給你寫信。爲什麼？等一等，因爲我在寫着戲劇呀。似乎寫成很悶的東西了，但就讓它那樣去吧。總之，是可以認爲相當聰明的。我在從從容容地寫着——這是預料以上的。如果這篇戲劇不如想像中那樣地活躍，就把它藏到明年吧。

然而，究竟應該怎樣呢？還是現在把它寫完吧。

唉，我是如何地被煩擾着呀。祇要你能夠知道呵！我又不能不理睬人。我沒有這種能力。（註一）

莫斯科很冷？噯呀，噯呀，那可不好呀。

祝你平安。你說我在信裏沒有叫你的名字，（註二）於是你生氣了。真是的，不過這可不是有意的啊。

你的東

吻你二十次。

有一點不舒服，亂說了一通，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又快活了。

（註一）庫妮帕爾在八月廿四日的信內寫道：『……你在那

封信上說，訪問者們仍然在攪擾着你的工作；這使得我多麼難過呀！你想想看，——一方面每天每天說着空虛的廢話過去了，一方面自己又說戲劇已經快要溢出來了；憤慨

着被人攪擾的可愛的人啊，躲開他們吧。』

（註二）同信內：『……可是，你祇在最初一封信內，以後就沒有叫我的名字了。你不喜歡我的名字嗎？』

九

九月五日（一九〇〇年，耶爾達）

我的可愛的人，天使。近來我沒有寫信給你。不過你不要生氣。對於人的弱點，寬大些吧。我始終都在坐着寫戲劇。但想的比寫的多。同時，被工作所逼，心想這時還不是寫信的時候。戲劇正在寫着。但是並不快。所以，照這情形下去，大約寫不完。就要到莫斯科去了。有許多人物，很混雜。我害怕它會成爲不明瞭，或者呆氣的東西。因此，也許還是延到明年的季節的好。順帶說一聲，祇有『伊凡諾夫』是一寫好就在珂爾修那裏上演的。（註一）以後的戲劇，一面等着丹欽珂，一面在我

的手邊躺了許久。那樣，我纔有了修改一切的時間。

客來了，女學校的女校長帶着兩位小姐。我一邊受着阻礙，一邊却仍然在寫。今天我送了兩位認識的小姐上汽船。於是——啊啊！——碰見了啓程到莫斯科去的N·N。對我像是十月裏的墓石那樣冷淡。而我，恐怕也沒有怎樣特別溫暖吧。

電報當然要發的。一定來接我，一定的！坐特別快車，早晨到。一到，從當天起就着手戲劇。但，住在哪裏呢？瑪拉亞·多米特洛夫（註二）那裏，沒有桌子，也沒有床。大約還是要住旅館的吧。我在莫斯科逗留不久。

耶爾達沒有雨。樹都乾了。草都枯了。每天颶風冷。

更時常地給我來信吧。你的信，每次都使我快活，鼓舞起我那像是幾乎每日都在乾枯着的克里米亞的土地似的乾枯着的心。不要對我生氣，我的可愛的人。

客人要走了，我去送她們。

你的安東

（註一）『伊凡諾夫』是一八八七年最初在耶爾達的劇場上演的。

（註二）街名，契珂夫的妹妹住在那裏。

道
歉

陳歌辛

道歉

我的孩子
我的
好孩子
剛才我那樣
殘忍的
罵了你呀

(雖然牙齒咬得

緊緊的
我還是罵得
那樣輕)

我要馬上寫完
這許多

你却把凳子
——你的僅有的

玩具——

搬動着

你做出那樣大的聲音

而且重複的

哼着

從鄰家學來的

下流的調子

你知道

——你不知道——

在那樣的時候

我是多麼

怕聽見任何

聲音

可是

你還爬上了桌子

叫着爸爸——

爸爸

（我實在不能

笑可是又不忍

不笑）

我輕聲的要你下去

下去下去

——下去

歌道

你還是不聽我的話

而且——而且

你打翻了

我的

墨水瓶

幸虧我的

紙抽得

快——

只玷了一半

可是這

一半我也得

重寫呢

我不願再多寫啊

而現在好像是

雨過後的

五月的夜晚了

孩子

我的孩子

讓爸爸抱着你

親親你吧

利害

沙茜濛

爲什麼一連三天不來？

你還不是？

又到過好萊塢了？

考書！那里我聽你的話不再去了。讓

我知道三天裏你所際遇的事！

我去了一個你領我去過一次的地

方。

叫我怎樣想！

就是好萊塢。

就是？不敢不信。哈，下次你無法罵我

了。讓我聽你說：你和誰一起去的？

嫂嫂。

什麼時候？

晚上八點多。

奇怪，你沒有去上夜校？

我就從那個校門裏跨出來，和她一

起朝着那邊走的。

嫂嫂怎會在你身邊？

她送我上學。

她爲什麼送你？

我陪她去買東西的，回來，已過了我

去校的時間十分鐘，我想跑着趕去，一定

可以不遲到，因爲那里的鐘比這里的鐘

常常慢。

的。
嫂嫂會高興？她只想散步，不想跑步

西就嫌錢不夠的。

那末，回家了一次？

興。

他們看見了那錢嗎？

她給了我一個散步的條件，倘使她

不，沒有錢，我們便不想要錢用，而且

沒有，那個新的瘋子又在裏面攔東

陪我跑到那里過了一分鐘就我陪她。我

向父親開口，伸手，究竟是件我討厭的事。

西，他們都跑去了，只剩下一個小孩。

答應了，她真的和我一起跑，但在半路上

後來呢？

你們就謝了那小孩。你們就——

她停下來說：你會不依的！我也收住了脚

後來我們得到了一封給我們寄錢

我們要去吃晚餐。

和她發誓。我說：不依是狗！

來的信。

吃了什麼？

你最討厭那諂媚的，勢利的東西！

還是回家了的。

什麼都沒有吃。我們要去買鞋子，買

跑到那里——

那個家我們不能回了，因為房金太

襪，買陽傘，買……晚飯打算回去吃了。

你以為一定不遲到？

貴，我們已經搬出。

陽傘要用到了，襪現在買它做什麼

恰過一分鐘，原來我是算準了的。

呵，上那兒去的。掛號信快信不對，沒

呢？我知道你們或者什麼都沒有買。

哈，這是她弄的巧。你們就想到了去

有章子收不下它，而且郵局已經關門了。

是的，我們想到了大家要燙一次頭

那里了？

平信，錢就在裏面，一張十塊頭鈔票。

髮，文和明將離開這里也得請他們叙一

害

不，那時我沒有錢，她好像剛才買東

我們謝了謝就退了出來，那時我們真高

叙。我單獨要買兩部參考書寫東西，她想

起了擦眼臉的藍顏色，還有……我們沒得到那里一定會將現有的十元也輸去，傲倖心理的行爲了。

我簡直就像是去取一筆應得的款子一樣的。

因此，脚步很輕鬆？

但作了許多吉祥的談話。

你手裏不是拿了「書」嗎？

我們早打過招呼了：「說破大吉。」

哈哈，滑稽！

這有什麼滑稽呢？在路上我們遇到

了那個一向被我們敬重的作家K|S，我

們說是「一見生財！」

當他無常鬼了。哈哈哈哈哈！

贏了錢我們預備一起請他吃東西

有說出來，我們突然沉默，突然一下子都大聲笑了起來。

你們笑的是這些錢怎樣分配得下的？

買這許多東西？

我們都這樣想了，而且我知道你的

妙不過是我還在想要什麼下去，我去也是這樣。

那時覺得倘若多十元，那才多好！

每一次出發之前都有十二分把握。

你們不想到已經有了十元嗎？

你第一次不是贏了錢的？

我們並沒有想到要賭博去，我們走

我忘記我告訴了你數目沒有。

過亞爾培路，她叫了一聲「回力球場！」

一百十二元，和你父親。

我笑着回答她說：「回力球場去，」開玩

誰第一次去都會贏錢。

笑似的。

我們就是這樣聽人說的，不止十個，

去了嗎？

二十個。

她倒是真想去的，不知怎樣我會覺

你就忘了賭是一個多麼可憐的有的。

還有呢說下去！

我們到公共汽車站頭，上了汽車，但是不知買票到什麼路下來，又不好意思提那個賭窟的名字。

看你是個標準女學生！但一問一定可以問着。憶定盤路呀，嫂嫂老上海怎麼也不知道？

她那里知道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你看不起它何必去？

去歸去，何以一定要看得起它？有許多地方是因爲看得起而去的，而去了，也會看不起它起來；賭窟當然不是我看得起的地方，但我爲什麼便絕對不可以去？

你忘了你那樣的教訓過我，像一個

真比我大的姐姐一樣！

你忘了你執迷在那兒一連多少次，但我要告訴你我決不再去作第二次妄想，當我知道這的確是一個妄想時。

你畢竟勝過我了！

你現在也覺悟了？

說下去，言歸正傳！

我們買了兩張五分錢的票，姑且坐到你家那兒再作計劃。我記得你曾在帶我去那里的你家門前，你要乘車子到那兒，雖然後來沒有。這樣我就想到我們下車應當到你家後再過去起碼一站的地方了。

一些不錯，上好萊塢的人都在那兒

下車。

嫂嫂看見一個大胖子，她斷定他是與我們去一個去處的。

真有趣。

她不相信我，她說跟他下車不會錯。

但是你還是相信你自已。

我們下車走了一段，那邊有一些冷

靜，嫂嫂有一些害怕，直到前面走來幾個男人，我叫她聽他們談話。聽他們說今天運氣好，嫂嫂就跳起來了說：「快些贏錢去！」

大概還有一點點路，你們就可到了。我一直留心那個小門，和長的甬道；

嫂嫂要我準了，又以爲我們已經過了

那里。我被她一說，真的好像不夠領路人。右手一回兒在我的左手。

你們先得發單塊的幣子。

第二下嫂嫂押在大上，開出來是小，輸去了一元。她望了我一望，我也這樣。

資格，今天也許要走一些冤枉路了。

我們並立在那里，手垂直到檯子下面，推了有七八個往返，大家都不敢伸那

你們不信，以為這一盤總是大了。

你從後面吸引過來。

雙冒險的手到檯子上面。

又一輸了一元。

是的，還有大箭頭在指點人哪，你難道不會看見將到那兒的時候有那麼許多乞丐！

後來還是你勇氣了。

再一盤？

道不會看見將到那兒的時候有那麼許多乞丐！

我真奇怪我這不需要的胆怯。

再一盤？

多乞丐！

既然你們是預備來贏錢的。

還是押大，還是輸。

你們怎樣押法？

嫂嫂在那時也慌了起來，她取得了

再一盤？

押大小，不是大就是小，不是小就是大，希望再多也沒有了。我們做了個鬼臉，顫慄的聲音問我押大還是小。我說隨便

那十個不知什麼做成的圓東西後，帶着

連八盤小，輸去了八元。

用力分開人，一下子就擠到檯子邊。嫂嫂

她；她說押小好不好，我說好的。但是她不敢押上去。

再一盤才勝了，雖然輸了錢。

掏出那張鈔票了，兩個人你推我我推你，

她說押小好不好，我說好的。但是她不敢押上去。

再一盤是「寶子」。

暗暗的推了半天，那鈔票一回兒在她的

敢押上去。

大小統吃。

暗暗的推了半天，那鈔票一回兒在她的

你忘了你要買的許多東西了。

十元剩一塊，嫂嫂問我怎樣，我說索

性再押一下小，我不信不能返本。果然中了。想到了我在賭博，頓時全身不安起來。後來，一下子十塊錢都輸光了。

大有希望。

那你們是失望啦！

還有錢嗎？
還有五元，這是最後的希望了。我突然想起了看一看鐘，但裏面沒有。我猜快要過十一點吧。

我們精神爲之一振，恰好一個茶房跑來到我們身邊，他叫嫂嫂老板娘，包

了五元。嫂嫂不知在那一個衣袋裏又取出

問茶房。

五塊頭鈔票來到我們手裏。

返本了，透贏了。不多時完全輸去。

茶房回來說十二點半。公共汽車早停了，黃包車不能通行

你們就一直要他教下去？

那你們是更失望！

了。

他教我們不要每一盤都押。教我們贏，教我們輸，贏，輸……

我注視着她，她在裏面內衣袋裏，又取出了五元。

我們輸剩兩元。不能再輸，也不能贏了。只能雇汽車

你們相信你們終久是要贏的。

贏了嗎？

硬硬地走！你們雇他們門口的汽車？

我突然想到炸彈，而且我坐在近門。

又輸完了。

還不是？但是——

利害

那時我們手裏是輸的，我不知道贏的時候在那一刻到來，因爲輸輸輸，我厭倦地

你們已絕望？
她還有五元哩，可是也輸去了。

但是怎樣？
但是汽車不肯走！

沒有汽車夫嗎？

沒有通行證。

坐汽車那里還要派司？

汽車夫聽到法租界就搖頭。

那末——

那末不能回去，但是還有希望，汽車

夫說可以用錢。

可是你們已——

我們不能不回去。

我們是女人！你們急得要哭了？

不，我們遇了救。

那一定是什麼神氣的男人仗義出

來了！

你怎麼知道？

在汽車裏他問你們尊姓？

對。

勸你們少到那里去？

對。

約你們明天吃茶？

不，約我們吃飯。

你們不是晚飯還沒有吃嗎？

還沒有。

肚子很餓？

肚子很餓。

你們沒有想要他當時就請你們吃

飯嗎？

就是第二天的請吃飯我們也沒有

答應。

怕？

你怕是怕嗎？

蛇

(美利堅 薩洛揚)

路龍環

五月，走過公園，他看到一條褐色的小蛇，從他在草和樹葉中游了開去；他隨在它的後面，執着一支長而細的樹枝，一邊隨着它走，一邊覺到人對於爬蟲的直覺的恐懼。

啊，他想，我們的罪惡的象徵；他用那樹枝碰碰蛇，使得它蜿蜒着。蛇舉起了它的頭而擊撞着那樹枝，接着在樹葉中疾游了開去，可怕地倉皇着；他隨在它的後面。

它是很美麗的，而且它是奇異地伶俐的，可是他意欲同它就一忽兒，而尋出一些關於它的什麼。

那褐色的小蛇領他深入了那公園，以致他是躲得看不出來，而獨自同它在一起。他有一種犯罪的感覺，這樣追逐蛇他是在破壞着公園的什麼規律，他便為那可發見他的任何人準備了一種辯解。我是一個同時代的倫理學的研究者，他想他會說，或者，我是一個雕刻者，我是在研究爬蟲的構造。無論如何，他會說出一些合理的解釋。

他不會說他意欲殺死那蛇。
他在那着驚的爬蟲的邊頭移前着，偶或跳一步，使得不

致落在它的後頭，直到蛇變得疲憊而不能再向前行。於是他蹲伏下來，以便對於它有一個更切近的察閱，用那樹枝把蛇舉起在他的前面。他向他自己承認他不敢用他的手去摸它。去摸一條蛇就是去摸什麼在人的心裏的秘密的東西，什麼一個人從不應當攜帶進光明中來的東西。那光澤的滑動，和那可怖的沉寂，嘗有一次是人，而現在那人已臨到這個最後的形式，在這里蛇是依舊在地面上移動着，彷彿從未嘗發生過變動似地。

那最初的男性和女性，依聖經的說數；和進化論。亞當和夏娃，和人的胚胎。

它是一條可愛的蛇，又潔淨，又優雅，又精密。蛇的畏懼使他恐慌，他便變得非常驚惶，在想也許公園中的所有的蛇會寂靜地來援救那褐色的小蛇，而用它們的惡毒的沉寂和它們的罪惡之形的受不住的恐怖把他包圍起來。這是一個大

公園，在其中一定有一千一千的蛇。要是所有的蛇都得知了他是同這條小蛇在一起的話，它們會輕易地能使他麻痺。

他站起來而望望四周。一切都沉寂。那沉寂幾乎是聖經的「在起初」的沉寂。他能聽得一隻鳥在一叢靠近的灌木中從這支樹枝跳到那支樹枝，可是他是獨自同蛇在一起。他忘記了他在是一個公園中，在一個大城市中。一只飛機在頭頂上經過，可是他並不看到或者聽到它。那沉寂是太着重的，而且他的視覺是太着重地集注在他的前面的蛇身上。

在公園中，同蛇在一起，不裸體的，在起初，在一九三一年。他重新蹲伏了下去，而開始同蛇談話。這使他笑，內在地

而且外在地，這樣實質地有蛇的形在他的前面，在他自己以外，平臥在這個地面上，精微地代替着他本人的一部分。這實在是一件可驚的事情。起初他怕講出聲音來，可是時間一多他就變得不大胆怯了，便開始用英吉利語向它講話。向蛇講

話是很怡悅的。

不錯，他說，我是在這里，在這些年以後，一個年輕人住在這同一的地面上，在同一的太陽下，有着同一的惱煩。而你是這里，在我的前面，同一的情形是同一的。你意欲做什麼？逃走？我不會讓你逃走。你在心裏轉什麼念頭？你會怎樣保衛你自己？我意欲毀滅你。這原是我的本分。

蛇在他的前面無望地抽搖着，無法躲避那樹枝。它擊撞了那樹枝幾次，然後變得疲倦於去掛慮它了。他抽開了那樹枝，而聽得蛇說，謝謝你。

他開始向蛇吹口哨，看音樂對於它的行動會不會有什麼反應，它會不會使蛇舞蹈。你是我的唯一的愛人，他吹着；叔柏特作在一支紐約的音樂的喜劇中：「我的唯一的愛人，我的唯一的愛人。」可是蛇不肯舞蹈。也許是什麼意大利的，他想，便開始唱 *la donna è mobile*，有意發錯字音使他自己

開心。他試唱了一闕布刺謨茲的催眠歌，可是那歌曲對於蛇並沒有反應。它是疲倦了。它是受驚了。它要逃走。

他驟然驚異於他自己了；他想到過讓蛇逃走，讓它游開而消失在它同類的下層的世界中去。爲什麼他該讓它逃走？他從地上舉起了一塊重重的漂石，想：現在我要用這塊石頭擲碎你的頭而看你死。

毀滅那罪惡的優雅，寸斷那作惡的可愛。

可是這是很奇異的。他不能讓那石頭落在蛇的頭上，而且驟然開始覺得爲它抱歉。我抱歉，他說，擲了那漂石。我求你的寬恕。我現在看到我只是愛你。

而他要用手摸摸蛇，舉它起來，而且明白它的撫觸的真實。可是這是困難的。蛇是受了驚，而在每次他伸他的手去摸它的時候，蛇旋向着他而突擊着。我只是愛你，他說。不要怕。我不會損害你。

於是迅速地，他從地上舉起了蛇，得知了它的真的感覺，便放下了它。去吧，他說。現在我知道了那真實。一條蛇是冷的，可是它是潔淨的。它並不是黏滑的，如我所以爲的。

他向那褐色的小蛇微笑着。你現在可以去了，他說。探究是完畢了。你還活着。你到過人的前面，而你還活着。你現在可以去了。

可是蛇不肯去。它是畏懼得疲憊了。

他深深地覺到羞恥於他所已做了的，而且憤怒於他自己。耶穌，他想，我已創傷了那小蛇。它永不會脫除它的傷痕了。它總會記得我蹲伏在它的上面了。

爲上帝的緣故，他向蛇說，去吧。回到你的同類那里去。告訴它們你所看到的，你親自，用你自己的眼睛。告訴它們你所覺到的。人的手的可憎厭的熱。告訴它們你眼前所覺到的。

驟然蛇從他旋開去，而且從他游開去了。謝謝你，他說。看

到那小蛇從草和樹葉中穿過去，從人得到脫走，使他快活得笑了出來。真光彩，他說；趕快到它們那里去說你是碰到了人，而並沒有被弄死。想想看所有的蛇生與死却從沒有遇見過人。想想那不同就會於你有意義了。

那小蛇的從他行開似乎於他是快活的歡笑的要素，他覺到了十分的喜悅。他找得了他回去的道路，而繼續着他的步武。

在晚上，她坐在鋼琴的旁邊，在柔軟地彈奏着，他說：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她繼續彈奏着。一件有趣的事情？她問道。

是的，他說。我是在走過公園，我看到了一條褐色的小蛇。

她停止了彈奏，在凳上旋過來望着他。一條蛇？她說。多醜

陋！

不，他說。它是美麗的。

它怎麼樣？

哦，沒有什麼，他說。我只是捉到了它，而一時不肯放它走。可是爲什麼？

一些也沒有好理由，他說。

她在室中走過去而坐在他的旁邊，在奇異地望着他。

告訴我關於蛇的事情，她說。

它是可愛的，他說。一些也不醜陋。在我摸到它的時候，我覺到了它的潔淨。

我真快活，她說。還有什麼別的？

我要弄死那蛇，他說。可是我不能夠。它是太可愛了。

我真快活，她說。可是告訴我一切的事情。

就只這些，他說。

可是還有，她說。我知道還有。告訴我一切的事情。

這是很有趣的，他說。我打算弄死那蛇，而且不再到這里

來。

你不爲你自己羞恥嗎？她說。

自然我是，他說。

還有什麼別的？她說。你想什麼，關於我，在你有那蛇在面前的時候？

你會火冒的，他說。

哦，沒有意思。要我對你火冒是不可能的。告訴我。

好，他說。我想你是可愛的，可是也是罪惡的。

罪惡的？

我告訴你你會火冒的。

還有呢？

還有我捉了那蛇，他說。這不容易，可是我用我的手捉了

它起來。你猜得出這個是什麼。你讀過許多關於這種事情的書。這是什麼意思，我捉起那條蛇來？

她開始柔軟地，解事地笑着。啊，她笑着，這意思說，這僅僅意思說，你是一個白癡。啊，真有味。

那是依照弗洛伊德？他說。

是的，她笑着。依照弗洛伊德。

好，無論如何，他說，把那蛇放走總是很好的。

你告訴過我你愛我嗎？她問道。

你應當知道，他說，我不記得一兩件我對你說過的事情。

不，她說，你從沒有告訴過我。

她重新開始笑着，驟然覺得關於他很快活。你總是講到

別的事情，她說，不相干的事情。在最可驚的時候，她笑着。

這條蛇，他說，是一條褐色的小蛇。

那就解釋清楚了，她說，你從沒有打攪過。

你究竟在講些什麼？他說。

我真快活你沒有弄死那蛇，她說。

她回到鋼琴邊，而柔軟地放她的手在鍵盤上。

我向蛇口啃了幾支歌曲，他說，我從叔柏特的未完成的

交響樂口啃了一節。我會喜歡聽到那個。你知道，那曲調是給

用在一支叫做「花開時節」的音樂的喜劇中的。那一節是

「你是我的唯一的愛人，唯一的愛人」等等。

她開始柔軟地彈奏着，覺到他的眼睛在她的頭髮上，在

她的手上，她的頭頸上，她的背心上，她的肩膀上，覺到他在研

究她，正如他已研究了那蛇。

夜

夜：
笑着腹，
充滿了歌唱。
在我的胸中，
它放入一個

夜

神秘的太陽，
我舒吐光，
舞蹈在它
奇異的腹上。

沙
蕾

偉大的作品

邵洵美

聽說有一位熱心的文人在重慶發過一句牢騷，說：『中國的戰事却使外國作者寫了許多名著，我們自己簡直產生不出一篇偉大的作品。』

偉大的作品決不是在今日之下產生的，誰都很容易明白這裏面的道理。他們這般早便在那裏着急了，我說是『小產的憂慮。』我們至少也得等待戰爭過去了以後一二十年。偉大的作品和投機事業不同，決不是可以利用一些刺激而成就的。這個，我們也得忍耐地等着。

但是在許多外國記者中却有位英國的現代詩人領袖奧登，他和他的至友奚雪腕到前線後方各處去經驗了一次，回國後便合作了一部到戰爭去的行程。這裏便是我們所切盼的『偉大的作品』，移植在國外去蓬勃了的。全書分四部。一部序詩，一部日記，一部照相，一部詩歌。我曾經譯過他一首中國兵，意象的崇高確是大家的風度。下面我再譯一首他的香港詩，『以小可以識大』，我們從這裏可以領略一些全書的趣味了。

重要人物都是又聰明又滑稽；
他們是環境教育全着實的人！
他們有的是一副行政的本領，
他們知道怎樣是近代的城市。
傭僕們出乎意外地走了進來；
他們的靜寂有新戲劇的功効；
在東方的此地銀行家們建造
一座寶貴的廟宇給幽默使者。
離開了家和一切有一萬多里，

後期維多利亞山頂的號角聲
熄滅了軍人的電燈；視線以外

戰爭有遠處把門碰上的音息；
我們不得硬要求統一的願心；
像現在的我們，應當大受責備。

像同樣意境豐富的詩有幾十首；還有一首長的有幾百
行，敘述着整個的旅行感想與了解。
我們自己沒有偉大的作品嗎？這幾會上羞恥？我們正在
身受着偉大的試探，內心正在經驗着歷史上最痛苦的磨難。
時光有的是，我們不必慌張！

期
望

請給我一隻手吧
別叨叨地只訴說着
你們向我的愛情
我要離開這裏
倘若你們願意
請借我攜手遠行
我們
有的是伙夫

有的是音樂師
在我們嚴肅的行旅中
將不會感受一點苦悶
而我會
怎樣欣喜地歌唱和舞蹈
現在我是空虛寂寞
雖然你們環繞我
你們注視我

千
夢

望 期

你們呼喚我

你們愛着我

我向每日纏綿地伴着我的

影子有什麼感歎呢

啊今天

我開始呼喊你

我的愛人們

爲了盼望你們的手

請停止你們的聲音

且看我指點那天上的一隊行星

更聽我告訴

我們的偉大

我們可以走到月亮的懷中

甚至

變個太陽

親愛的死者

(英國 斯坦勒·霍登)

芳 信

人物：

斯雷特太太

兩姊妹

約丹太太

亨利斯雷特

她們的丈夫

彭約丹

維多麗亞 一個十歲的女孩

『開心的』阿貝爾

這幕戲發生在星期六午後的一個

省會的都市裏。

附註：這舞台上的方向的『左邊』

和『右邊』的兩個術語是指觀衆的『左邊』和『右邊』說的，不是指演員的說的。

(佈景是省會的都市上的一個中等以下的階級的住宅區中的一所小屋的會客廳。在觀衆的左邊有窗，窗簾垂落下來。一張沙發在窗子的前面。在觀衆的右邊有一個壁爐，傍邊擺着一張安樂椅。對着觀衆的那堵牆的正中是通到走廊去的門。門的左邊有一隻低廉的，破舊的衣櫃，門的右邊有一個食器架。客廳

的中央有一張桌子，週圍擺着椅子。壁爐架上放有裝飾品和一隻低廉的美國鐘，爐竈上有一把甕。靠着食器架放着一隻精緻的地氈。用的新拖鞋。列桌就茶的佈置，一部分已經預備了，所需要的食物都擺在食器架上，還有一份夜報，『烹飪雜誌』和『皮生的週刊』。通過中間的門，打左邊拐彎，可以帶你到前門去；打右邊拐彎，到樓上。在走廊裏，你可以見到一隻帽架。

當幕開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斯雷特太太

正在安排桌子。她是一個強壯的，肥胖的，臉孔帶紅色的，俗女人，她盡量地照她自己的意思說老實話。她穿着黑的衣服，可不是完全帶孝。她側着耳朵聽了一回，然後走到窗前去，打開它，對着街上叫。

斯：（銳利地）維多麗亞，維多麗亞！你聽見嗎？你進來，好不好？（她把窗子關起，放下窗簾，然後回去整理桌子。維多麗亞，一個十歲的早熟的女孩，穿着花衣服進來。）我給你嚇壞了，維多麗亞；我真給你嚇壞了。我不知道，你的外祖父死了，現在冷冰冰地躺在樓上，你怎麼還會出去逛馬路。現在就去罷，趕你的彭姑父跟伊麗沙白姑母還沒有來以前，去把你的衣服換一換。給他們看見你穿花衣服，那是成不成的。

維：他們爲什麼？他們有好些日子沒有到

這兒來呢。

斯：他們上這兒來商量可憐的外祖父的喪事。我們一知道他死了的時候，你的爸爸就拍了一個電報給他們。（聽見一個聲音。）好傢伙，怕不是他們罷！（她匆忙地走去開門。）謝謝老天，不是他們！只不過你的爸爸。

（亨利斯雷特，一個駝背的難看的人，生着倒垂的鬚髮，登場，他穿一件黑色的長尾服，一條灰色的袴子，打一個黑領結，還戴一頂低頂的帽子。他挾着一個小紙包。）

亨：哦，還沒有來嗎？

斯：你看得出他們沒有來，難道你看不出。喂，維多麗亞，快點上樓換衣服去。穿一件你的白衣服，轉一條黑帶子。（維多麗亞出去。對亨利說。）我覺得還不像帶孝，要等我們的黑色兒的新衣服做好了，那才最像沒有了，可是彭

跟伊麗沙白就不會想到帶孝這件事，所以我們還是比他們強。（亨利坐到靠近大的安樂椅上。）亨利，你把靴子脫下來；伊麗沙白的眼光利害極了。一點兒髒的東西，她都看得出。

亨：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一定來。以前你跟伊麗沙白吵嘴的時候，她說她再也不跑上你的門來。

斯：知道爸爸的東西要分給她，她很快就會來的了。你知道她喜歡起來的時候，不怕多麼難的事她都可以辦。她還是從那兒學到的，我可不能說。（她打開亨利帶來的紙包，裏面包住一片片的牛鬮，她把它們放到桌上的一個盤子上。）

亨：我覺得這是你們的家風。

斯：亨利，你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亨：我是指你的父親說，不是指你說。我的

南風登登

拖鞋在那兒？

斯：在廚房裏頭；可是你需要一對新的，那一雙舊的快要穿破了。（差不多傷心地哭出來。）你好像不明白，像我這樣，心裏是多麼的難受。我看見這雙拖鞋是攤在床上的爸爸的，同時想起他再也不能穿它們的時候，我的心就要碎了。（輕快地）喂！最好你現在把爸爸的這雙拖鞋穿起來。好在他剛買了這一雙新的回來。

亨：我穿太小了。

斯：斯穿穿會鬆起來的，不是嗎？把它們糟塌才可惜呢。（她把桌子佈置好了。）亨利，我一直想着爸爸的臥室裏頭，他的那隻書桌子，你知道我老想在他死了以後就把它拿來的。

亨：分東西的時候，你跟伊麗沙白商量一下好了。

斯：伊麗沙白厲害極了，她會看出來我要它的，這樣倒要弄得她討價還價地鬧得人頭昏。噯，個個人的心都想爭家財，真是下作！

亨：說不定她也看中了那張書桌子。

斯：自從爸爸把這張桌子買回家以後，她就沒有上這兒來過。有一次她來，只是在樓下，沒有到爸爸的房裏去，她猜不出這張桌子不是我們自己的。

亨：（一驚）阿美麗亞！（他站起身來。）

斯：亨利，現在我們幹嗎不把那張書桌子搬到這兒來。趕他們沒有來以前，我們去把它搬下來。

亨：（發呆）我不想去。

斯：別裝出那付傻頭傻腦的樣子來。爲什麼不去搬？

亨：倒是好像不大雅觀似的。

斯：我們可以把那隻難看死了的舊衣櫃放到現在擺書桌子的地方去。伊麗沙白會把它要去的，她還會表示歡迎呢。我老想把它弄走。（她指住那隻衣櫃。）

亨：假如我們正在搬的時候，他們來了呢。

斯：我去把前門關一關緊。亨利，你穿上衣服，脫掉罷；我們去把這兩樣東西換一換。（她走出去關前門。亨利脫掉他的上衣。她重上場。）我現在跑上樓去，把椅子移開，好空出路來。

（維多麗亞登場，照她的母親所吩咐的那樣穿着衣服。）

維：媽媽，您給我這件衣服的後面綁緊一點兒，好不好？

斯：我忙得很；叫你的爸爸給你綁罷。

（她匆匆忙忙地上樓去，亨利替女兒綁衣服。）

親愛的死者

維：爸爸，您幹嗎把您的衣服脫了？

亨：媽媽要我跟她去把外祖父的書桌子

搬到這兒來。

維：（想了一想）這姑母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把它偷下來嗎？

亨：（一驚）好孩子，這不對的。外祖父沒

有死以前，他就把它給了你的媽媽。

維：今兒早上嗎？

亨：對啦。

維：呀！今兒早上他喝醉了酒。

亨：噓！現在你可不要說他喝醉了酒。（他

把她的衣服縛緊，斯雷特太太重登場，映下挾

着一隻漂亮的鐘。）

斯：我想我得把這隻東西也給它拿下來。

（她把它放到壁爐架上。）我們的鐘一個錢

兒不值，這一隻我可喜歡極了。

維：那隻鐘是外祖父的。

斯：不要響！現在是我們的了。喂，亨利，把

你的那邊抬起來。維多麗亞，你可別把鐘同書

桌子的事情對姑母露出風來。

（他們搬着衣櫃走出門去。）

維：（自言自語）我就想到是我們把它

偷下來的。

（稍停，前門打得很響。）

斯：（從樓上說）維多麗亞，如其那是姑

母跟姑父的話，你可別開門。

（維多麗亞打窗口窺看。）

維：媽媽，是他們！

斯：我沒有下來的時候，你可別開門。（繼

續有人敲門。）讓他們敲好了，（有一個很重

的砰砰敲門的聲音。）亨利，當心牆。（她和亨

利，熱得發赤地，蹣跚地把一張有鎖上了抽屜

的美麗的，舊式的書桌子抬進來。他們把它放

到原先放衣櫃的地方，把裝飾品擺好。繼續有

人敲門。）差不多了。維多麗亞，開門去。喂，亨利，

把你的上衣穿起來。（她幫助他。）

亨：我們有沒有把牆上很多的石灰給弄

下來？

斯：弄下石灰來不要緊。我的樣子看得出

麼？（她對着鏡子整理頭髮。）留心伊麗沙白

看見我們穿半孝的時候，她的臉孔上的神氣。

（把烹飪雜誌）擲給他。）把這個拿去，坐下

來。裝着我們好像在等待他們似的。

（亨利坐在安樂椅上，斯雷特太太坐在

桌子的左邊。他們假裝作讀書。維多麗亞領彭

和約丹太太上。約丹太太是一個肥壯的，溫和

的女人，那付泰然自若的臉孔和那付無憂無

慮的神氣顯得她是老不錯的。她穿着一套完

全十足的新孝衣，戴着一頂有羽毛在上面的黑帽子。彭也穿着一套完全的新孝衣，帶着一雙黑手套，帽子上圍着一條帶子。他是一個短小身材的有趣的人，慣於說笑，不過在現在的時候，極力做得使他自己和這個憂愁的境遇相配合。他有一個爽亮的、愉快的聲音。約丹太太趨進房來，一直莊嚴地朝斯雷特太太走去和她親嘴。男人們抓手。約丹太太親吻亨利，彭親吻斯雷特太太。大家都沒有說一句話。斯雷特太太偷偷地察看他們的新孝衣。

約：唉，阿美麗亞，爸爸終久去了。

斯：是的，他去了。兩個禮拜以後的禮拜日，他要滿七十二歲了。（縮一縮鼻子以免流眼淚。）

（約丹太太坐在桌子的左面，斯雷特太太坐在右邊，亨利坐在安樂椅上，彭坐在沙發

上，維多麗亞靠住他。）

彭：（愉快地）喂，阿美麗亞，你不用傷心。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也得要死去的。說不定更糟。

斯：我不明白這是怎麼說。

彭：說不定我們之中有那一個要死掉的。

亨：伊麗沙白，你怎麼挨到這個時候才來呢。

約：哦，我沒有辦法。我真沒有辦法。

斯：（狐疑地）什麼沒有辦法？

約：沒有找到孝服，我沒有辦法動身。（瞥視他的妹妹。）

斯：你可以相信，我們已經定做去了。（酸

刻地。）我就沒有想到去買現存的這樣的東西。

約：沒有想到嗎？穿一件黑色兒的衣服，我

自己問心舒服一點。現在你也許可以把他的事情全告訴我們。大夫怎麼說？

斯：哦，大夫還沒有來過呢。

約：沒有來過？

彭：（用同樣的口氣）你當時沒有馬上

去請大夫嗎？

斯：當然我去請過了。你以為我是一個傻

子嗎？我立刻打發亨利去請平大夫的，可是他

出去了。

彭：那麼你該另外去找一個。伊麗沙白，

對不對？

約：哦，是的。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斯：他在生的時候，平大夫來看過他的病，他死的時候，平大夫會來送他的葬，這只是職業上的禮節。

彭：不錯，你很知道你自己的事情，可是——

親愛的死者

子洗澡。

斯：（觸怒地）我相信他老照規定的日子洗澡。

約：（打趣地）這件事情是可以不用害怕的。如果有一樣東西叫他受不了的，那就是水。

亨：人家以為他們給水淹死的時候，那是可以辦到的。伊麗沙白，你的爸爸不是給水淹死的。

約：你瞧，有好些個人兒，大家都以為他們死了，可是大夫把他們給救活過來。這樣的事情多着呢。

斯：伊麗沙白，別這麼說傻話罷。一個大夫又有什麼好辦法呢？

約：是的——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斯：伊麗沙白，別這麼說傻話罷。一個大夫

約：如果他老是喝醉酒的話，那我們可以不必把這個話討論得太詳細了。

斯：爸爸今兒早上去「開心的」一吃過

早飯，他就去付保險費。

彭的確，這件事情他倒做得不錯。

約：他老是那麼想。他是一個挺有體面的人，他就不會不付保險費去死的。

斯：對啦，以後他一定到「叮鈴鈴地響」

去兜了一個圈兒，因為他進來的時候，開心得

就像一個淘泥沙的小孩一樣。我說：「我們現在

在只等亨利來一塊吃晚飯。」晚飯，他說：

「我不要吃晚飯，我要睡覺去！」

彭：（搖他的頭）唉！咕，咕。

亨：我進去的時候，我看見他完全沒有脫

衣服，睡得安靜極了。（他起身，站在爐竈邊的

小地氈上去。）

約：（確定地）是的，他有過一個預感的。

我相信他有過預感的。他知道你嗎？

亨：知道。他對我說過話。

約：他說了他有過一個預感嗎？

亨：他說：「亨利，你嫌不嫌麻煩，把我的靴

子給脫掉上床以前的時候，我忘了脫。」

約：他一定跑了許多路。

亨：不，他穿的靴子倒是不錯。

斯：我們吃完了晚飯的時候，我想我得用

茶盤放點兒什麼東西去給他。他完全躺在

那兒，好像他是睡着了一樣，所以我把茶盤放

在書桌子上——（改正她自己）——放在衣

櫃上——那麼我就去弄醒他。（一個停頓。）

他一身都冰冷了。

亨：然後我聽見阿美麗亞叫我，我就跑上

了樓去。

斯：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約：他去了嗎？

亨：一點沒有疑問。

約：我早就料到終久他是要突然地去的。

（稍停，他們擦一擦他們的眼睛，吸一口

氣以免流眼淚。）

斯：（終於欣然地起身，用一種平常的口

氣）喂，你們現在上樓去看一看他呢，還是我們先喝茶？

約：彭，你怎麼說？

彭：我沒有關係。

約：（望一望桌子）那麼好罷，如果茶差

不多預備好了，我們最好還是先喝茶。

（斯雷特太太把茶壺放到火上預備沏

茶。）

亨：有一件事情，我們最好現在把它決定

一下，就是在報紙上登的詩。

約：我也在想着這件事情，你怎麼登呢？

斯：上康涇街，二百三十五號，他的女兒的

住宅等等。

亨：你沒有意思來幾首輓詩嗎？

約：我喜歡『思親百世永難忘』這個句

子，穩極了！

亨：好是好的，可是未免說得嫌早了一點。

彭：這樣的日子有了以後，你就不大會把他忘記的。

他忘記的。

斯：我老想起這樣幾句：『一個可愛的丈夫，一個仁慈的父親，一個忠實的朋友。』

彭：（懷疑地）你想這樣行嗎？

亨：我想行不行，這是沒有關係的。

約：不成，這樣說，對外倒是不錯。

亨：我昨兒在晚報上看見一首詩，那是一

首規規矩矩的詩，押了韻的。（他淘出報紙來讀。）

『人家也許瞧不起你，把你忘記，

但是你的汗點，對於我們倒是神奇。』

約：這不行，你平常就不說『對於我們倒是神奇』這樣的說話。

是神奇』這樣的說話。

亨：這是登報用的。

斯：如果你規規矩矩地說話，你不會這樣說的，但是做起詩來可兩樣了。

亨：你知道，這是做詩的特說法。

約：不行，這不行，我們裏有一首詩說一說

我們怎樣地愛他，說一說他的好處，還說一說

他死了我們所受的重大的損失。

斯：你要一首完全的詩，那登起報來可費

了。

了。

約：好罷，我們喝完茶以後再想，然後我們

去把他的零星星的東西看一遍，寫上一張清單。他的房裏全是家具。

亨：沒有珍珠或是那一類值錢的東西。

約：他有一個金錶。他答應了給我們的濟美。

斯：答應了給你們的濟美！我沒有聽見他

這樣說過。

約：哦，他說過的，阿美麗亞，他同我們一塊兒住的時候，他說過的。他是挺痛濟美的。

斯：是的。（一驚。）我不知道！

彭：無論如何他有保險金。你們有沒有今

兒早上他去付保險費的收條？

斯：我沒有看見。

（維多利亞從沙發上一躍而起並且在

桌子後面走過來。）

維：媽媽，我想今兒早上外祖父沒有去付

保險費。

斯：他出去了。

維：是的，可是他沒有進城去。他在街上碰

見過泰老先生，他們打聖非利浦的教堂走過去。

斯：我敢說他是到『叮鈴鈴地響』去。

彭：『叮鈴鈴地響』是什麼地方？

斯：那家夏寡婦開的小酒店。他老在那兒轉來轉去的。哦，如果他沒有付這筆錢的話！

彭：你想他沒有付這筆錢嗎？是不是過期

未付？

斯：我該想是過期未付罷。

約：好像有什麼東西告訴我，他沒有付

這筆錢似的。我有一個『預感』，我知道他沒有付這筆錢。

彭：這個酒醉的老王八蛋。

約：他故意這麼幹的，就爲了要氣氣我們。

斯：到底我侍候了他，在這個屋子裏頭，我

受了他三年的嘔氣。我們可以說是受他的騙了。

約：我受了他五年的嘔氣呢。

斯：你一向老是想把他弄到我們這兒來。

亨：可是我們的確不知道他沒有付保險

金。

約：我知道。我忽然間感到他沒有付。

斯：維多麗亞，你跑到樓上去把放在外祖

父的梳裝台上的那掛鑰匙拿下來。

維：（胆怯地）到外祖父的房裏去？

斯：是的。

維：我——我不要去。

斯：別說這麼樣的傻話。沒有人會吃掉你。

（維多麗亞不願意地出去。）我們瞧一瞧是

南 登 登 風

否他把那收條放到這書桌子裏頭沒有。

彭：放在那兒？放在這個東西裏面？（他起身來察看它。）

身來察看它。）

約：（也起身）阿美麗亞，你在那兒把它弄來的？上次我到這兒來，還沒有見着它。

（他們仔細地考察它。）

斯：哦，有一天亨利把它弄來的。

約：我喜歡它。這是一件藝術品。你是在一家拍賣行裏買到的嗎？

亨：噢？阿美麗亞，我在那兒買來的？

斯：是的，在一家拍賣行。

彭：（輕蔑地）哦，舊的。

約：彭，你別獻醜罷。凡是藝術品都是舊的。

（維多麗亞很驚慌地回來。她進來的時候，把門關上。）

（維多麗亞很驚慌地回來。她進來的時候，把門關上。）

（維多麗亞很驚慌地回來。她進來的時候，把門關上。）

（維多麗亞很驚慌地回來。她進來的時候，把門關上。）

（維多麗亞很驚慌地回來。她進來的時候，把門關上。）

維：媽媽！媽媽！

斯：孩子，什麼事？

維：外祖父起來了。

彭：什麼？

斯：你說什麼？

維：外祖父起來了。

約：這孩子發瘋啦。

斯：別說這樣的傻話，你不知道你的外祖父死了嗎？

維：沒有，沒有，他起來了。我看見他。

（他們都嚇得呆起來了；彭和約丹太太坐在桌子的左邊；維多麗亞緊抱住坐在桌子右邊的斯雷特太太；亨利靠近壁爐。）

約：阿美麗亞，你最好親自上樓去看一看。

斯：亨利，你跟我一道去。

（亨利嚇得往後退。）

（亨利嚇得往後退。）

（亨利嚇得往後退。）

（亨利嚇得往後退。）

彭：（突然地）咄！你聽。

（他們望住門。外面聽得出有微微的笑聲。門開了，現出一個穿着一件褪色而帶灰色的睡衣的老頭子。他的脚穿一雙襪子。雖然過了七十歲，但是他很鑠燦而有好的氣色；他的那雙光輝的，含惡意的眼睛在他的粗濃的，灰紅色的眉毛下閃爍。他顯然地是『開心的』

阿貝爾或者是他的鬼靈。

阿：小維克做什麼？（他看見彭和約丹太太。）

哈囉！什麼風把你們吹到這兒來的？彭，你好嗎？（他伸出他的手對彭，彭靈活地跳開，並且同約丹太太退到沙發後面的一所安全的遠處去。）

斯：（小心地走近阿貝爾）爸爸，是您嗎？

（她用手捏捏他看是否他是僵硬的。）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阿：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

親愛的死者

開心是什麼意思？

斯：（對其餘的人）他沒有死。

彭：不像是死了。

阿：（爲私語所觸怒）伊麗，你隔開得够

長久了；而你現在來了，還是好像不大歡喜看見我似的。

約：爸爸，您真白白地叫我們受了一次虛驚。您的身體還不錯嗎？

阿：（想捉住這個說話的意思）噯？什麼？

約：您的身體十分好麼？

阿呀，我很不錯，就不過有一點兒頭痛。我

敢打賭說在這個屋子裏頭決不是我先進棺材。我老以爲亨利好像不大健康似的。

約：可是，我可不會死！

（阿貝爾走近安樂椅，亨利讓開路走到桌子的前面。）

阿：美麗，到底我的新拖鞋給弄到那兒去了？

斯：（慌亂）爸爸您沒有把它們放在火爐傍邊嗎？

阿：我沒有看見它們。（注意亨利想脫掉拖鞋。）哦，你穿了你的拖鞋，亨利。

斯：（敏捷地）我叫亨利把它們穿一穿鬆的，它們是那麼新又那麼硬。噯，亨利。

（斯雷特太太從亨利的腳上把拖鞋擡取去給阿貝爾，阿貝爾穿上拖鞋坐在安樂椅上。）

約：（對彭）哼，我可說不出這算有體面，這樣快就去穿一雙死人的鞋。

（亨利走到窗前去，把簾子放下。維多麗亞跑到阿貝爾身邊去，坐在他的腳下的地板上。）

維：哦，外祖父，您死了，我真發愁。

斯：（用一種報覆的低語）你不要瞎說，維多麗亞。

阿：噯，這是什麼話？誰死了？

斯：（大聲地）維多麗亞說，她真擔心您的頭。

阿：呀，維克，謝謝你，但是我覺得好多了。

斯：（對約丹太太）他挺痛維多麗亞。

約：（對斯雷特太太）是的，他也挺痛我們的濟美。

斯：你最好問他是不是他答應了把他的金錶給你們的濟美。

約：（窘急）我現在不問，我不高興問。

阿：噯，彭，你穿孝！伊麗也穿孝！美麗也穿孝！亨利跟小維克都穿孝！誰死了？家裏頭有什麼人死了。（他咯咯地笑。）

斯爸爸，您知道我們家裏沒有人死的，是彭的一個親戚。

阿：彭的什麼親戚？

斯：他的兄弟。

彭：（對斯雷特太太）渾蛋，我就沒有一個兄弟。

阿：嘿，他叫什麼名字？

彭：（支唔地）噯——噯。（他走到桌子的前面。）

斯：（在桌子的右邊，迅速地）胡得利。

約：（在桌子的左邊，迅速地）叫做阿爾巴。

彭：噯——胡得——阿爾巴。

阿：阿爾巴嗎？你的兄弟阿爾巴在那兒死的呢？

彭：在——噯——在澳大利亞。

阿：嘿，他比你大嗎？

彭：是的，大五歲。

阿：哦，你預備去弔喪嗎？

彭：去的。

斯：不去，不去。

彭：不去，當然不去。（他退到左邊去。）

阿：（起身）好啦，我猜想你們只是在等我喝茶，我覺得餓了。

斯：（提起壺來）我來沏茶。

阿：喂，過來，坐下來，大家快活，快活。

（阿貝爾坐在首席的座位上，面對着觀衆。

彭和約丹太太坐在左邊。維多麗亞搬一張

椅子坐在阿貝爾傍邊。斯雷特太太和亨利坐

在右邊。兩個女人都坐得挨到阿貝爾。）

斯：亨利，給岳父牛蒡吃。

阿：謝謝你。我要動手了。（他自己用牛油

搽麵包。）

（亨利敬牛蒡，斯雷特太太倒茶。只有阿

貝爾暢然地吃。）

彭：岳父，雖然您不大適意，看到您的胃口好，我真開心。

阿：不大要緊。我躺了一回兒。

斯：爸爸，您沒有睡着嗎？

阿：沒有，我沒有睡着。

斯：哦！

阿：（又吃又喝）剛才有什麼事情我倒

不確實地想起來，可是我記得我好像有點兒

昏。我的手脚一下也不能動。

彭：岳父，你能够看見，能够聽見嗎？

阿：是的，但是我不記得有沒有看見什麼

親愛的死者

特別的東西。彭，把芥辣給我。

(彭遞給他芥辣。)

斯爸爸，當然您不能。這完全是您的空想。

您一定睡着了。

阿(執拗地)美麗，我告訴你我沒有睡

着。豈有此理，我應當知道的。

約：您有沒有看見亨利或是阿美麗亞到

您的房裏去？

阿(搔他的頭)讓我想想看——

斯：伊麗沙白，我沒有逼他。你們別逼他罷。

亨：沒有，我沒有叫他煩惱。

阿(突然地記起)哦，老天爺呀！阿麗跟

亨利，你們把我的書桌子從我的臥室裏搬出

來，究竟有什麼意思？(亨利和斯雷特太太啞

然無言。你們聽見我說話嗎？亨利！阿麗！

約：爸爸，那是一張怎樣的書桌子？

阿：哦，我的書桌子，我買的那張——

約(指住書桌子)爸爸，是不是那張？

阿：哦，就是那張。它怎麼會在這兒？(一

個停頓。壁爐架上的鐘鳴六下。每個人都望着

它。)他媽的，那隻鐘也是我的。這個屋子到底

鬧什麼鬼？(一個倏忽的停頓。)

彭：對啦，這樣的事我可幹不出。

約(起身)爸爸，我要把這所屋子裏頭

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您。簡直是打劫。

斯：伊麗沙白，不要多響。

約：我為什麼要不響。哦，我說這叫做陰陽

面孔。

亨：伊麗沙白，好了，好了。

約：你也是一樣的。你難道是這樣一個不

中用的東西，她叫你去什麼臭事，你就去做

嗎？

斯(起身)伊麗沙白，記住你現在在什

麼地方。

亨(起身)喂，喂，別吵架。

彭(起身)我的老婆說老實話就沒有

錯。

斯：那麼請她到外面去說，不要在這兒說。

阿(起身，拍桌子)你們全渾蛋，有沒有

一個人把所發生的事情對我說？

約：是的，我說。我就看不慣人家打劫您。

阿：誰打劫我？

約：阿美麗亞跟亨利。他們偷了你的鐘，還

偷了您的書桌子。(激昂起來)您死了以後，

他們就在晚上像一個小偷似地溜到了您的

屋子裏去把它們偷走。

亨：胡說！伊麗沙白，你別響！

斯：胡說！伊麗沙白，你別響！

約：人家停止我不了。我說，在您死了以後。

阿：在誰死了以後？

約：您。

阿：可是我沒有死呀。

約：您沒有死，但是他們以為您死了。

（一個停頓。阿貝爾在環繞地望一望他們。）

阿：哦！所以今兒你們全穿孝。你們以為

我死了。（他咯咯地笑。）這才是一個大錯呢。

（他坐下來繼續喝茶。）

斯：（嗚咽）爸爸。

阿：不消再過多少日子，你們就可以分我的東西的。

約：不會的，爸爸。您別想起它，阿美麗亞不過爲了她自己的利益去霸佔這兩樣東西的。

阿：阿美麗亞，你老是一個心急的人。我猜

想您以為我的遺囑是不公平的。

亨：您立了一張遺囑嗎？

阿：是的，鎖在書桌子裏頭。

約：爸爸，那上面怎麼說？

阿：現在不用去管它了。我想把那張毀了，

另外再做一張。

斯：（嗚咽）爸爸，您可別叫我太吃虧了。

阿：美麗，勞你駕再給我一杯茶，給我兩塊

方糖，還要多給一點兒牛奶。

斯：爸爸，好，我給您侍候。（她倒茶。）

阿：我不會叫誰吃虧的。我要把我的辦法

告訴你們。自從你們的母親去世以後，我跟美麗，你住過一個時期，我也跟你，伊麗住過一個

時期。對啦，我現在要立一張新的遺囑，把我所有的東西，交給那個我同他住到死爲止的人，

你們覺得怎麼樣？

亨：這有點兒像開彩票。

約：那麼從現在起，您想跟誰在一道住呢？

阿：（喝茶）我正在想起這件事情呢。

約：爸爸，您知道，您還有很多的日子再和

我們住在一塊。我們會把您弄得挺安樂的。

斯：不成，他跟我們就在一塊，就沒有以前

他跟你們就在一塊那樣久。

約：我也許錯了，但是我不相信，在今兒這

樣的事情發生以後，爸爸會想跟你們就在一

塊。

阿：那麼，伊麗，你再要我跟你去囉。

約：您知道，我們預備您歡喜在我們家裏，就多少日子，就就多少日子。

阿：美麗，你對於這個話怎麼說？

斯：我所能說的是：最近兩年來，伊麗沙白

的心完全變了。（起身。）爸爸，您知道我們上

次爲什麼吵嗎？

約：阿美麗亞，你別發傻罷，坐下來。

斯：不成，如果他不跟我們一塊住的話，那他也不許跟你們一塊住。我們以前吵架，就因爲伊麗沙白說過，他無論遭到什麼損失，都不從我們的手裏把您奪過去。她說她這一輩子跟你過得可够了，我們非得把您留下不可。

阿：我覺得你們倆方面都得爲過去對待我的好處感到驕傲。

斯：假如我犯了什麼過錯的話，我相信我很對不起。

約：她的說話也可以說是我的說話。

阿：現在來說這樣的話，有點兒晚了。你們兩方面以前都受了我的嗔氣。

斯：沒有，沒有，爸爸。

約：沒有，沒有，爸爸。

阿：哦，你們兩方面都說這樣的話，就因爲我對你們說過我把錢留給你們好罷，既然你們不要我，那我就到那個要我的人那兒去。

彭：喂，岳父，您得跟您的兩個女兒之中的
一個女兒一塊住。

阿：我得把我的辦法告訴你們。下星期一，我有三件事情要辦。我得到我的律師那兒去更改我的遺囑；我得到保險公司去付我的保險費；還得到聖非利浦的教堂去結婚。

彭：什麼！

亨：什麼！

約：結婚！

斯：他發瘋了。

（全體驚訝。）

阿：我說我要去結婚？

斯：跟誰？

阿：跟開「叮鈴鈴地響」的夏寡婦。我們把這件事情商量了許久，但是我把它留作一個意外有趣的消息。（他起身。）過去我覺得我對你們是一個負擔，所以我就去找了一個肯心甘情願照顧我的人。我們很高興在婚禮舉行的時候看到你們。（他走到門邊去。）那麼，禮拜一見罷。十二點鐘在聖非利浦的教堂。（打開門。）美麗，你把那張書桌子搬到樓下來，簡直好極了。禮拜一搬到「叮鈴鈴地響」去，那更容易了。（他出去。）

幕落。

雨
夜

聽黑窗下簾簾的淋雨，
猛念街上行人的稀絕。
深巷有你底步履投來，
驚起鄰家午夜的犬吠。

一頂油紙傘一臉歡喜，
啓我久無人叩的心門。
且欣逢主客間的相語；
訴一訴說人世的寥寂。

郭尼迪

成熟的幼稚病

林徽音

——給自己的生日的一個禮物——一九三六——

搭!搭!
搭!搭!

才看過表不久，知道離約了的時間還遠，怎麼已來了？
次惠止不住又從枕下拿起表來看，的確還只十點半剛過。他
一邊趕速回答：

「請等一等。」

他隨即從鋪上坐了起來，趕速卸下了派查馬，而穿上了
襯衫，褲子，襪，鞋，甚至還扣上了領帶，還加上了上衣。最後他走
到桌邊，拿起鏡子來照了一照，在止不住摸着那已來不及剃

去的鬍鬚根。

待開出門來一看，他不覺叫道：

「哦，是你！」

馬其俊也止不住反問道：

「怎麼，老梁，你沒有想到是我？可是你又在以為是誰呢？」

——你是在以為着是什麼人的，是不是？」

「沒——有。我就只沒有想到這樣早你會來。」

「沒有？」馬其俊一邊說，一邊走進了房間。「對咧，時間

是有些早，我怕遲了你會不在家，却想不到你已穿得那樣地「衣冠整齊，」要是我再遲來一步，不是你已出了門？」

「不；剛起身，」說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卸下了他的上衣，並解除了他的領帶。

「你却還在說『沒——有』期待着什麼人！」

梁次惠不理他，只在自顧自招呼伙計沏開水，打臉水。

「讓我洗一個臉，對不起，」待水來了，梁次惠抱了歉，便開始辦他的每在起身後所要辦的例行公事。

一切舒齊好了，他最後又摸了摸他的鬚髮根，覺得已是那樣地光光的。

走到了馬其俊所坐着的桌子的邊頭，次惠搭訕地說：

「今天你這樣早就進城，大概有些公幹？」

「公幹有！薛家已把這個，」其俊從他的口袋裏摸出了一封信，揚了一揚，「交給了我好幾天，我總沒有進城來交給

你；今天我忽然想到非即時把它來交給你不可，就這樣一早地進了城。」

「那來得正好，我正一個錢都沒有了——在那裏面大概是有錢的吧？」

「對咧，說是二十元。老薛說，她實在爲了一時沒有錢，不能多送，真有些過意不去的樣子。她要我向你特別表示謝意。她覺得你很了不起，怎麼誰也教不下去的，你就這樣安然教了下去。不曉得你怎麼把小薛收服住的，我也覺得有些怪。你用什麼方法收服了她，我說？」

「你預備存心來恭維我幾句，是不是？實在說來，我也教得真有些寒酸相，明天已要去教了的，今天還得自己學。現在好了，大功已告成，我可把這本書還給你了，」說着，他從桌子上取起了一本幾何，在隨便翻着。

「她對你究竟怎麼樣？」

「她怎麼？」

「小薛。她在她的姊姊的前面，從來沒有提到過你。可是她却肯那樣循規蹈矩地上你的課，一些也不像她以前那樣地儘鬧着孩子的頑意兒，去補了一天，兩天，三天的課，就總在這樣那樣地找出一個不再去上課的藉口。她究竟對你怎麼樣？」

「她究竟對我怎麼樣？」次惠依樣地問了一句，一半在反問對方，一半在問他自己，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者從沒有想到要知道，她究竟對他怎麼樣的這一點。

「她似乎對你很不壞的樣子，那孩子；她的姊姊也這樣覺得，我也有些這樣覺得——對咧，她到這里來過沒有？」

「到這里來？她說了要到這里來？」

「沒有；沒有聽得她這樣說。只是，據她姊姊的意思，現在課不上了，她也許會到這里來看看你。」

「你這人不對，今天來，彷彿是來探聽什麼口供似地。可

是我可告訴你：她至今還沒有來過。待她來了，我或者也會告訴你，要是你要知道的話。好，我們現在不談這個。」他一邊說，一邊站起來，到枕下去拿起表來看。「我看你還是隨便在這里吃一些什麼。我可做一個小小的東，你看。」他也揚了揚那信封。

「怎麼，你在下你的優秀的逐客令？要吃飯，我們到外邊去吃；至於東，或者你做，或者我做，都得。你要不要扣領帶？讓我們就走。」

「不。我不想就出門。你就在這里吃一些不好嗎？」

「一進門我就看到你是等着什麼人——不會就是小薛？」

「看來什麼都瞞不過你！」

「好，讓你去等你的，我要走了。——你什麼時候到清華

團來？」

「過一兩天——你就走得這樣快？」

在其俊走了以後，次惠又拿起表來看了一看，看還不到十二點，想他總不致於會在路上碰到了薛未碧。他記得她是說了要十二點後才來的。要是其俊真在這裡吃飯，那才糟糕，他不覺寬弛地想。而且給其俊提醒了，他現在不由地也在想到她究竟對他怎麼樣。

最初，在馬其俊開始說到要請他去為薛未碧補課的時候，他說了她是一個不好弄的孩子。他告訴他已有什麼教授，什麼教授，為却不過她的姊姊的情，都去補過她的課，可是都只開始了兩三天，她就中止了她的繼續。可是他聽了，以為其俊在怕，在授課之間，會有什麼或然的盤扭，這樣地預先說明了，以免以後彼此的下不來。所以他沒有怎樣注意到其俊的話。待後來看到未碧並不有些微不願意上課的意思，他更

不曉得把其俊的話丟到了什麼地方去。他只看到未碧在異常急切地補她的課，無論國文，英語，或者幾何。她只怕再考不取北平女大。她在去年已落選過一次，她告訴他。

「所以，」她嘗說似地說，「要是我這次再考不取，我就無顏再就在北平了。我得回廣東去，我或者不會回廣東去。我或者會到上海去，我有一個哥哥在那里開一個音樂器店。我或者也不會到上海去。我不曉得要到什麼地方去。」

她告訴他她去年在廣州一個什麼中學畢了業，就到北平來考北平女大。她的姊姊在北平女大附中教書，以為考起女大來會有什麼被取的方便。可是她失敗了。那過去的一年她就在那附中旁聽。還在怕不夠，她便請了他去補課。她沒有說到他以前她已請過別的什麼人。他看她並不像一個會上上課又不高興去上課的孩子。

而昨晚她來電話，他齊巧在家。問清了他第二天有空，她

說她要到他的公寓來。她說關於幾何她有一隻角弄不清楚，她還要來問問他。她不要他如常地到她所在寄住着的北平女大去，說橫豎她明天本來要出門。他也就聽她，想有一位小姐來點綴一次他的公寓的房間也不壞，却沒有想到她究竟對他怎麼樣的一點上去。

『對咧，』他突然想起，『她昨晚在接通了電話以後所說的第一句話是：「今天你倒在家？」而回答了她：「我總是在家。」她却說：「不錯，你總是在家！」不會她以前已打過好幾個電話來，而都得到了「不在家」的回答？』

接着他便回想起了他去上課的情形。最初是在會客室裏上。隨後她便領他到教室裏去；要是碰到已先有人在那里的，她會一個個地找下去，直找到一個沒有人的教室為止。在當時他只想她是為怕羞，不願意讓別人聽到她讀書，而現在想來——

他瞥到在竹簾外來了一個人。一看，是她，是薛未碧。他便打開了簾子，讓她進來。

讓她坐定了，在他稍注視了她一忽兒她的裝束以後，他看到他自己突然變成了一個非常胆小的人。他止不住在心跳。

『你倒認識路？』他輕淡地說，在他的心跳中。

『我坐了洋車——你知道北平的洋車夫就什麼路都認識。』

這『你』他聽來感到了特殊的親切。於是他還記起了好像她就從沒有稱過他『先生』，甚至還似乎從沒有說過『您』。她總在稱他做『你』。他在這一個月以來也沒有稱過她什麼小姐。他們在講話的時候彼此都只在用着那最平常的，最簡單的代名詞。他們都並不是在有意地避免那客氣的，或者說禮節的，稱呼，他現在看到他們就在那樣自然地只

用着「你」這一個字，在他們彼此在稱呼到對方的時候。而現在不曉得爲什麼他却會感到了它的特殊的親切。

「你就這樣地信託洋車夫？」他一時簡直想不出有什麼別的話可說。

「我什麼都信託。」

看到對方不說什麼，她便接下去說：

「我就只不信託命運。」

「像你這樣小小的年紀，難道已受過命運的播弄，會這樣地不信託它？」

這次不說什麼的輪到了她。

小小的年紀？其實這只是他對於她的一向的印象。要是像她今天那樣，眉毛，雖然沒有經過剃刀的剪裁，就它們自然的部位，給濃淡勻稱地描着黑，兩頰和嘴唇給輕飄而又着實地上着紅衫，黑紗的旗袍和黑綢的裏衣，那樣熨貼地像自己

的皮膚似地滋潤在身體上，以致使那飽滿的胸部的輪廓那樣不掩飾地向外盡情洩露着，他對她是不該有小小的年紀之感的。他實在也並沒有那樣的感到。相反地，他只在覺得她已在今天驟然從一團稚氣變成了一股圓熟。而就從那個驟變，他的心止不住在跳。所以他自己清楚地看到他所說了的是一個錯誤。他只在把她的昨日在她的今日說，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所在說着的只是那在他的錯誤的想像中的昨日。

「要是她只要嘗有過像她今天那樣的一條眉毛，一顆面頰，一片嘴唇，或者一個胸部的輪廓，他就不會那樣致命地忽略了她的昨日了。」他在他的心裏在一半抱寬一半寬恕他自己。

「你說幾何有什麼不明白的，你沒有把幾何帶來？」不說話是心會跳得更急的，他在最就他所最想避免的實事方面說。

「還是聽命運去！要不取也就無法使它取。你說小小的年紀就似乎不會受命運的播弄，可是我的受命運的播弄就爲這「小小的年紀。」有人告訴我我的所以去年沒有取，就因爲我的年紀太小。我太老實了，其實我該瞞大兩歲，填十七歲。可是現在已來不及了。他們已知道了我的真實的年齡。要是最底的被取的年齡一定要十七歲，我還得等到明年。可是我一定不再等。這次再不取，我就去漂流去。」

「漂流漂到那里去？」

「漂到那里是那里。」

「你就這樣地迷信女大？」

「不；我不是迷信女大。只是我已開始了考女大，我就得考女大到底。」

「萬一這次女大又不取，其實你可去轉考別的學校，反正是一樣的讀書。」

「這次女大再失敗，我就完結了。我不但不願意去考別的學校，就是女大我也已決定不會再去考，如我剛才已說過了。」

「也不想回廣東或者到上海去？」

「叫我再有什麼顏面去見他們？」

「其實考不進一個學校是沒有如你所想像那樣嚴重的。而且你的所以不取，還有年齡的關係。」

「要是我早生了一兩年就好！」

「要是你遲生了一兩年也好！」

「爲什麼？」

「爲什麼？——要是那樣，你現在還在中學的時代，就不會像這樣地擔心於考取或者考不取女大了。」

「那還不如說要是在這個時候你並不在北平要好得多。」

『怎麼我在北平，有什麼地方連累了你？』

『要是你不在北平，我可不補這一個月的課；不補這一個月的課，就是考不取，我也可減少了一重不好意思。』

給她的邏輯塞住了他的嘴。難道她的怕考不取就爲在怕不取了在他的前面沒有交代？

『取或者不取，都沒有多大的關係，』他終於說，在試欲給對方一個躲避的寬慰。『而且要讀書，也不一定非進了什麼學校才能讀。』

『不，我並不要讀書。我並不喜歡讀書，實在我就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我非考上一次女大不可。』

『既然你已考過它一次？』

她望了他一眼。

『可是我越想考上它，我就越怕考不上它，』她又低下了頭去。

『有了像你那樣的倔強，命運在你的前面也不會站得住腳，不要說考個把什麼女大了。』

『要是考不取呢？』

看來好像她自己是在有着一個答案的。可是他卻有些答不上來；而且他所在答了的，她也並不聽。最後又得重回到她在最初所說了的她就不得不去漂流的路上去。他真有些不明白，她怎麼會想到了去漂流？人生的滋味她有不曉得多少還沒有嘗過，她却會這樣越級地想到去嘗那枯澀的一種。他不想再重複地說到這個，便說：

『到了考不取的時候再說。』

她又望了他一眼。

『我沒有看見你出過門，』他開始換了一個方向，『想不到你在校的時候同你出門的時候會這樣地不同。』

『什麼不同？』她不解似地舉眼望着他。

他的心跳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已平靜了下去，而現在給她這樣一問，這樣一望，他的心又有些像是要跳起來的樣子。

「你在學校裏，你——」他有些說不清楚。她輕微地笑了一笑。

「你飯吃過了沒有？我們還是在這里吃飯，還是到外邊去吃？」他感到不能不說話，便又轉了一個方向說。

「我已吃過。在這里吃。我意思你一個人。要是你沒有別的事要去，我想我可在這里再坐一忽兒。」

「我什麼事都沒有。我不要吃什麼，我一些餓都不覺得。坐——你在這里多坐一忽兒很好。」

可是一時陷進了沉默中去，在彷彿訂了那樣的一個坐的約定以後，他們彼此似乎都覺得不曉得要說什麼話好，雖然他們都在想要說一些什麼。而過了一兩分鐘，他們又反而

彷彿誰也不願意打破那沉默的樣子，只在各自翻着桌子上的這本或者那本書，或者在取起了又放下，放下了又取起，一張紙或者一支筆。

「我要走了，」她終於一邊合上了她的手中的書，一邊站了起來說。

「走？你不是說了可多坐一忽兒？」說出了，他看到他自已說得有些無賴；難道因為說了坐，就得把她悶死在這里？」

「我不是已坐了好一忽兒了嗎？」

「是的，你已坐了好一忽兒了，」他想還是這樣地順了吧；接着他想或者轉換一個地方情形會兩樣一些，便說，「我們再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坐坐好不好——比如說北海？」

「這個時候去北海怕太熱。而且在那邊又容易碰到同學。」

「那末，你說到什麼地方去？」

『去看電影？』

電影他實在不想看，可是他看來也不會想得出一個她會去的地方，便依從了她。

她在望着他扣領帶。

『你要不要先去吃一些東西？』臨走，她提聲地問了他。

他回答了不要。

依她的意思，他們坐洋車來到了真光。

『看電影是我說了的，票得由我買，』她有些堅持地雖然輕聲地說，在她看到他上前去買票的時候。

那他所在用着要買票的錢也是從她那里掙來的，他看到他自己不會有什麼堅持的勁兒，就讓她去維持了她所在說着的真理。

他看到她買了兩個樓上的坐位，而上了樓，他們給領到了比較偏僻的一角去。他看到中間只稀疏地坐着不滿十個

人，在那里決不會已不再有空的位置。這顯然是她有意地買了這偏僻的一角。

坐定了，還是像在那公寓的房間裏一樣，他們除了偶或說了一兩句即景生情的話以外還是沒有話說。可是這次的不說話，次惠却並不感覺到它的壓迫。他的心也不跳，也不急，只是那樣安靜地坐在那里。他安於他自己的不說話，也安於對方的不說話。而且，雖然在那樓上的人並不多，他們總是在一個公眾的地方，不說話也並不在顯出些微的窘迫。而在電燈熄了，戲在幕上反映以後，他更在馳騁地想到在她與他之間的前前後後的事情。那一個月的過去，幾乎瞬時縮成了一片，在平面地映演在他的眼前，像那在那幕上所在映演的一景。而且正如那幕上的一景並不在震動他的心一樣，那一個月以來所經過的縮影也並不在給他的心怎樣的震動。他在奇怪他自己的心怎麼竟反而會這樣地沉，在他幾乎已看清

了未碧究竟在對他怎麼樣的時候。

戲完了，他們又無言地來到了戲院的門前。可是到了戲院的門前，他們已不能再無言，因為他們並沒有一個一致的可去的地方。

「你得去吃飯——你還沒有吃過飯，你記得，」未碧先開口。

「是的。我們到那里去吃？」他想她或者已想好了一個什麼地方要去。

「我們不去。我要回學校去。」

「先吃一些什麼再回去不好？」

「不，我要回去。我還有一些事。」

「讓我送你回校？」

「不要。我看你該已餓了的。我一個人叫洋車走。」

她走了，他就近去了東安市場。他走進了一家山西小館

子。他其實還是不覺得餓，不曉得為什麼。他要了四兩白乾和兩個涼碟。他在從容不迫地喝，在從容不迫地想。

這有些不好，他覺得。他看他現在只有離開北平了。因為他喜歡北平，而且在那里又沒有使他牽掛的人。他想在北平耽下去。因此他對馬其俊說了看有什麼地方可為他找一些鐘點。其俊答應了他大概會得有。而且他先為他找得了一件暫時的事情，就是請他為未碧補課。而現在他看到未碧好像已在打着一個什麼主意。他並不喜歡未碧，自然。可是他看到他的喜歡她是一時的。他從沒有過對未碧要怎樣的心思。他一向就只在把她當做一個孩子看。而今天由於其俊的問到，他才想了一想她；而回頭看到了她的與前全然異趣的裝束，他確止不住心跳了起來。可是這只是一時的。要是他從初就喜歡她就好。從初就喜歡她，他會把他的喜歡她看得那樣自然，就不致於會有什麼有些在欺侮她的思念了。而現

在他竟會在想到這一個。而想到了這一個，他甚至聯想到了日後。聯想到了在其後方面。給這樣那樣地一想，他就在把那在來的事情看做一個欺侮。而且他所以要在北平耽下去的理由之一就是在那里沒有牽掛。而那在來的事情不但是是一個欺侮，也顯然是一個牽掛。他不該再在北平耽下去。他得走。

想得好像很決然的樣子，其實他是在用着一種低徊的情趣想着的。而離開了那山西小館子，他就在那種低徊的情趣中走回到了京華公寓。走到了門前，他才醒悟了似地在問他自己爲什麼要走回去。他在公寓裏一忽兒都不會坐得住，所以他知道一進去就是重新出來。可是既然已走到了門前，他也就走了進去。而還沒有等到他走近他自己的房間，伙計攔路地來對他說了有電話。

「次惠，」他拿起了聽機說。

「我是誰，你猜是未碧，我告訴你。怎麼你已回去？」

「我剛回來。我還沒有走到我自己的房間。我回來，好像專誠是爲了要接你這一個電話。」

「謝謝你。我要問你：剛才你爲什麼有不高興的樣子，老是不開口？」

「沒有。——要是，也許是爲了肚皮餓。」

「現在吃飽了？」

「現在吃飽了。」

「不高興了？」

「不高興了。」

「明天你有空沒有，我說？」

「明天？明天我要離開北平。」

「離開北平？上那兒去？」

「天津。」

「上天津去？怎麼你剛才沒有說起？」

『我還是才想到。』

『去了，要過幾天才能回來？』

『暫時怕不會回來。』

『要長就在天津？』

『不要到別的地方去。』

『什麼地方？』

『上海或者香港還沒有一定。』

『還沒有一定！』

『我想到了天津就會定當；或者去上海，或者去香港。』

『定當了，你會寫信通知我？』

『會。』

『你就不來北平了？』

『就是一時說不定。』

『好！再見！』

『再見！』

把聽機無力地掛上了，他無力地走進了他的房間。他在無力地翻着剛才未碧所翻過的書。現在他只有真走了，他在想。而且連要走的日子都已給決定。他有些在疑心他自己是不是真喜歡北平，在那樣地找一個藉口來逼自己走。他不明白怎麼他會像那樣地想到了什麼欺侮，什麼牽掛。他疑心他自己一定是在借端逼自己離開北平。

可是已想了走，還是走了好。可是在明天也許不會走得成。他還得去看一次其俊，去設法弄一些錢。今天已太遲，不能不等到明天才能去。他想還是在當晚離開了京華公寓好，免得回頭再會接到未碧的電話。未碧的電話真厲害，一個，兩個，就在使他的人生的道路轉了向。他不能再接到她的第三個。他要當晚就離開京華公寓。他去叫了一個伙計來，叫他到賬房間去結了賬。他一邊就在把他所有的東西，在舖上的，在桌

上的，在凳上的，在牆上的，在地上的，儘向那口手提箱中塞。

在一個旅館裏過了一夜，第二天他上清華園去看了馬其俊。他在那天下午就離開了北平。他看他自己走得這樣地匆忙，好像是在去奔着一個什麼喪，或者在避着一個什麼難。他在他的心裏覺到了一種澀的味道。

而梁次惠所在預慮到的第三個電話，薛未碧的確是打了去的。在她剛掛斷上一個電話的時候，她的確有些氣。剛才還什麼都沒有說起的，一忽兒就說了明天要上天津去。而且去了，又不曉得要上什麼地方，雖然一邊在說要去一個什麼地方。既然並沒有一定的地方要去，他爲什麼又一定要去？她真有些氣他。可是她繼而想，他也許有他的所以要去。

不得已。她聽她姊姊他們說，他在想找一些鐘點，也許他已知道了找不到。而且他所住的房間又那樣地小。他的經濟情形看來不會寬裕。他得到別的地方去試試，因爲要去試起來的，他就不容易預先知道確定的地方。這怎麼能怪他？而最後她想到了要送他上天津去。而且去了天津，她就可親自看到他究竟上什麼地方去了。他得得一些些地在興奮起來，而終於又止不住去打了一個電話給他，想告訴他她的要送他上天津去的意思。

已走了！走到了那里去？難道急得連夜上了天津？於是她只有耐心地等着，等着他的從天津寄來的信。

(待續)



北北京路州口
電話 九〇一四

映獻次依

魔慾

談梅陸 瑛熹明
主演
岳楓導演

珠明夜

嚴月冷 姊妹主演

娘三李

張石川導演 周璇主演

金四

福煦路亞爾培路口
電話 七四四六

映天二明今

超越“舊金山”之巨作
泰羅鮑華主演

支加哥大火記

Tyrone Power

in

“In Old Chicago”

十七日 狂情海
二十九日 恩愛
三十日 冤家

三分角 五分角 八分角 一日律

大世界

遊藝之廣 上海最偉大遊藝場

今日起更換美國新到
溜冰場 UNION
中西巨片 有聲電影
高峯舞廳
紅星集 奉贈門票
每元舞票 八元舞票

初演次 重編 文俠武 義關 機景 綵劇 名劇
宏碧緣
坤乾大劇場 優等演員

蓬萊劇團 南歌劇 方歌劇 紹興文戲 維揚大戲 星期滑稽
范哈哈 王禮卿 張鵬飛 徐琴童 汪筱童 朱秋童
朱美根 張雲美 劉雲子 沈英桂 好好 蘇裝化 灘蘇裝化
雅言申 改曲申 團子團 飛人 小神童 北平滑稽
桃花團 隱身機

口街平望路京南

老九和

部正布

三加尺足

品性樣正布

米雪永開印國新加	花產花	闊
通恥華司法派色	司力	被單
布布格米哥司丁		布
每尺只售七分	每尺只售八分	每尺只售九分
每尺只售五分	每尺只售一角三分	每尺只售一角五分
每尺只售七分	每尺只售一角二分	每尺只售一角四分

部緞綢

價廉別特

品性樣緞綢

各色九兩紡旗袍裏	各色十兩素綢	闊幅真絲重湖縐袍料	單幅印花縐旗袍料	呎印花西利縐旗袍料	呎各色新花丁香綾	呎細點子白雪縐	呎格子加重和合縐
每件只售九角五分	每正只售二元	丈四尺售八元四角	每件只售九角九分	每件只售九角九分	每件只售九角九分	每尺只售三角五分	每尺只售一角九分

售出間時限不 品貨性樣部各

部幛軸

喜慶 禮幛 金字 大方

連金每字頂自

九角 一元

起

部裝時

今當成製 衣大呢種各

碼照

折八

較比迎歡

部裝童

精製男女兒童服裝

西裝。學裝。工服

。襯衫。短褲。校

服。選料高貴。售

價特廉。歡迎參觀